



2	081
2	

穀堂遺藁抄

081
2-1

081
2

編入

佐賀県立図書館
昭和
★ 45. 9. 30 ★
45-337

天保甲辰九月刻

穀堂遺稿抄

清風堂藏版



穀堂詩文鈔序

穀堂先生天資穎敏咳唾成章吟
刻屢、數百千言五步以登之捷不
過與人翕然稱之曰先生海內詩
豪也錫心而獨授餘鏗而春籠振素
澁之善年侵入韓蘊之室則更嘆、
唯美曰先生尚今文宗也克九經之

與海云一丈一浩瀚學林一深遠志
序一森嚴並而有之則世崇仰之曰
先生於世碩儒也詩氣文宗碩儒一
名彰而先生一所以為先生者不可
免也爾茲之為山也望一晴窗如畫
弓射稜翠臨海朝曦照水閃爍騰輝
蒼煙凝而點黛香索而爾嶽一其白

目果安在也挂海一水天色晏澁則
水波不動乎帆如孩千急沫崎澹雅
一士莫不欣愛風怒而打則浩濤搖
岸聲如雷吼舟子候父神悸而膽慄
而播海壯觀一妙未始存乎此也寫
嶽在萬山中岩峴特秀無倫以者是
爾嶽之其面目也挂海一水宮納百

川吐言日孟為不見其際者是楷法
壯觀之妙也先生矜誇人之才格是
世之輩後見迴出羣儒之表位魁
廟於人無不包涵內之所存如竹之
充祗然後暢乎外故吐而為詩則雲
錦耀目叢之于文則如或鳳翔焉然
未始句栒字鍊而自能若此其妙學

也亦然夫物有源有本探其源則委
自明得本則枝葉茂先生之才
之德之美名流而知之能意多端而
莫近也切對文詩克明先生之雅素
則能詩之言志固可以見先生才之
秀采先生之藉藟則觀文之妙意
尤可以識先生位之妙先生之所以

東堂遺集抄序
清風堂

高且大正不必外好文詩而他求也
世人未能洞照先生之內美而欲特
在文詩上推測宜乎其不能盡先生
也甲辰之秋從子元戎將合先生浩
寫文鈔卷部詩鈔而編梓溫彙序
其詩鈔而文鈔則未也故元載更屬
舟之半燬一卅角來東武而先生留

西紀素中闊絕風焉不及而中肯先
生東游或征役前後得合葬者三二
十載考經質文之厚復以勤強名爲
不季而思吾父師所以煜薰者一久
而其於先生間不免求之詞藻一求
難以煜煥昧而然亦先生之才治實
有不易荒泐者焉抑羔鉅去之聲一宏

質粹者其光輝先生既沒素斗之望
益重人多能先生遺集於茲才德者
松恩者一庸爾未能諳悉先生之全
故仿論以詔世一讀妙編者

天保甲辰壯月 七 贊 堤 將軍 書



天保七年九月十六日
批去(穀堂)

序



初送之入關左未及旣旅服以文為
贄渴先生於清風樓上先生欣然掃
榻喚酒之間授筆贊之曰於我有光
者此文耳返時竊謂先生清望高於
一世么麼之文何為有光於先生不
幾於戲謔者虐耶既而惕然自咎曰

是蓋大匠之無棄材也非先生孰能
了人於一杯酒者是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先生之授上游才人文士之
持渴及門者不知幾而先生迎而引
之引而見之一批之長必批之隻辭
之美必錄之揄揚之獎借之薦之於
人而贊之於世懂之為以不及為恐

宜乎學者翕然宗之俊才髦士麟次
麇聚門下之盛蔑以尚也抑才之可
憐則然矣予可憎亦莫甚於才為有
靡辭硬語新音相軋而不自已者為
有強學泛覽汗漫自恣而無所歸者
為有大言囂氣盤礴不羈而不可制
者為如此而不知所以裁之耶門下

之盛反者無用長物之淵藪矣而先生扣其過而掖之不及鼓之舞之以盡其才變成鬼然蔚然之文不以其可憎者為怪而為憐此先生之文在人而不亡者非耶然而先生之即世一時俊髦相踵淪謝于幸而未死者頑然僕遯逸輩一之而止耳安為先

生之文在人而不亡哉竊見佐嘉侯尊儒術立教法恢張先世秦國公之遺績文風汎汎烜赫於兩海之表方今列國爭聞于此文明也雖固出於侯天資英特之所致亦未必不由先生輔導啓沃以斯文也則所謂先生之文在人而不亡者在于茲領先

生襟度閑豁不設防矚與之遊猶御
快風而行空際浩然置人於清曠之
域其溢爲詞章英光傑氣所向無前
雖或出于脫口肆筆之倖恢奇雄放
天機間發未嘗不徹之可誦也甚哉
才之文也之成文者非此文乎之憐
才者非此才乎猗與偉矣屬者令嗣

元載刻其遺文命送序之嗚呼先生
之文在人也久矣而今命之不文如
送者無乃使于文之在人者不信于
世乎顧逋自旅服以文渴於函閭相
從十餘歲矣觀感之源或有世不及
知者遂序以鳴之私豈敢曰不負先
生之兩贊哉

天保十五年龍集甲辰九月中浣

丹後野田送撰并書



穀堂遺稿抄目錄

潛窩文草卷一

書

擬與留學生仲麻呂書

與檉字林公書

與神戶侯書

復伺菴書

與井南涯書

復豐后中島子玉書

與松田文學書

與永山二水書

答琴峽公子書

與息焉大夫書

與黃泉和尚書

卷二

序

奉送 恩公閣下序

奉賀鷹山公七十序

送東園侯序

送洪弟使小倉序

送棣芳東游序

送石川木蘭序

送人游松島序

送羽倉君之任中泉序

送松本魯堂序

送牟晉卿序

清音公子遺稿序

疏導要書序

卷三

記

明心樓記

萬餘卷樓記

明善堂記

泛菴記

憂玉亭記

邀月亭記

抑齋記

清風樓記

浮翠樓記

觀海記

卷四

芝庭記

昆平山莊諸記

彥岳行役雜記

論墓誌銘祭文

王安石論

始皇論

諫論

中村助教墓誌銘

祭賴子成文

卷五

雜著

讀二十二史劄記

讀侗菴續新論

讀戴氏叢書

題僧大舍所藏賴子成耶馬溪圖

題金井莎村吞山樓畫帖

題柳淇園畫

劉仲安河上謫居詩卷後

東都百詠後

書大石良雄夫妻手簡后

自覺談題辭

先君子三集跋

松響閣箏話跋

侄增元服贈言

經會引

紙鳶說

原名

雲喻

偶筆一則

琴鶴堂詩鈔卷一

賦

夢昌平賦

金錢花賦

傲九歌

五言古

憶昔游

登權現山

踰冷水嶺

為仙臺大槻國手題桐

隱公子所畫淺園八彥圖

舟過播洋

勤有亭詩恭次先尊詩

韻

北山多佳勝墨客法侶

往往而有予將結社設會出王游衍而韁

鎖未脫悵悒久之暇日聊摘鄙藻以貽山

中同志

芭蕉

題羽州象瀉圖

天保甲午祇役崎陽有

賦

七言古

書西歸途中事寄東武諸友

得侗菴書答以詩 曹操橫槊賦詩

魯西亞使者

送洪弟晦卿于役浪華

古擣布石臼歌應白藤鈴木君需

贈備中菅茶山先生

送草棟芳東上時棟芳將從家君赴對州觀

聘韓之儀

磊塊歌贈井君孚

夢遊松島歌寄仙台古梁禪師兼貶大槻志

村二文學

酬賴春水先生見寄兼

簡春風杏坪二前輩

漏屋歎倣某體

贈石舜臣

爲北筑山人題獅子圖

東奧岡巖山寄其新著青葱編賦謝

卷二

五言律

贈先鋒將軍歌

狗日拜年歸後有賦

題灞橋跨驢圖

讀岳武穆傳

書近況寄封內同志

賦得衣冠起暮鐘

曉行

贈中村士德

送僧一能

春夜

觀獵

深宮怨

將家怨

海上怨

農家怨

自相

地球

醉吟二首

游北山得竒蟠根

題藤房遁世圖

閨怨

欲出遇雨

河上納涼

明善堂發會時將有東宮入藩之事

春雪

水上梅影

醉六堂醉別

壬辰除夜

春抄游靜古館

雁字

癸巳元日

農務村村急

五言排律

賦得春色滿皇州

賦得綠篠媚清漣

寄祭酒林公

賦得蟻穿九曲珠

賦得濯足萬里流

甲午馬日對梅有賦

借書

澹雅亭送原田生東游

兼寄東都同志得啣字

七言律

秋懷八首

病懷八首

贈僧良愚

蔡琰別子

贈塗維鷹

寄長崎榊林公極

示洪弟晉城

寄題東都復原樓

寄清鑿胡兆新 閑居

聞家君藏書盈萬喜賦

奉寄荻戾 夏山欲滴

琴形硯爲堤氏 宗智寺此 藩祖廟祏

所在 賀賜金堂落成

寄賴子成 山寺

舟中 古戰場

早朝 蒞學特命士德講經詩

以賀之 雜感三首

梅岵樓 聞江都災二首

醉歸 擬寄畱學生晁衡

寄題白河藩吉村大夫別莊

家君自對州聘韓之役過我肥展墓及其東

歸奉送到田城驛奉別時南筑安元樺島

二子亦送行在此悵然有賦恭用家君詩

礎于時辛未七月廿八日

寄懷大田南畝 寄僧古梁

寄大槻子繩 寄履軒幽人

聞議禦狄愾焉有述二首

朝陽病居詩以問之

半舫亭集

卷三

五言絕句

御調阪夜雨

青宮

野馬圖

題耕織圖

御溝新柳

知足菴雜咏二首

前川

近寺

江中對月

失題

靜古館

此中佳樓

蘿月徑

白雲扉

黑墳原

雙峯

玉水簾

嘉樹林

病餘韵語三十首

七言絕句

洲白蘆花吐

題明人清明上河圖

人有談大村兩書生如北筑將謁龜井南冥

聞其發狂不覩而歸戲賦

雪意

游河上

尚素堂

送月塘

偶題

莊子化蝶圖

題諸葛函山富岳圖

題草珮川登對州有明山圖

聞牟晉卿游名山有贈

豐王按摩圖
東坡赤壁圖

寄廣殿峰
雜咏二首

殘菊
彈琴

插花
煎茶

題玉蘊畫牡丹寄賴山陽

浪華與確齋夢岳游浮瀨樓

題雲龍圖
賀正途中作

爲冠山侯題女公子遺艸二首

春宮怨
捫天巢

和栗翁自咏韵
題詩佛玉池亭

觀劇
哭倉柏卿

畫梅
花濃春寺靜

聞人談富岳
秋晴

醉歸
題南湖山人圖

秋江夜泛
祖逖擊楫圖

竹花生攜酒與花至

半面美人
陶淵明

山靜如太古

新年偶題

賣花翁

小洞天卽事

題浴沂圖

不出院僧

新嫁娘

清曉卷簾

醉僧

村醉

聽隣人理箏

送人游蝦夷

楊貴妃圖

酬石醒齋見寄二首

游大興寺

收柑

刈蕎麥

春宵有思

送石梅師

冬山

大雪中從 駕獵大蛇溪上

春川釣魚

蘆花被

先君子歿後 坤 欲不朽全集而簡帙重大
不能速營辦加以散佚頗多比年宦跡東
西不遑校訂且收拾荏苒歷七年之久竊
悚然於心矣今茲始取其晚年所自選潛
窩文章琴鶴堂詩抄而公于世聊洩追慕
之懷故書名皆仍舊不敢改而冠以穀堂
遺稿抄若夫續刻全集則猶俟乎異日焉
天保壬寅九月不肖 坤 謹識

潛窩文草卷一

穀堂古賀燾溥卿著

男

坤元載校

書

擬與畱學生仲麻呂書

仲麻呂足下無恙溟渤萬里鼉作鯨吞鱗信寥濶孰
訴寸衷竊聞足下畱學之久芳譽四馳唐朝天子多
其才能特拜秘書監以異域之人驟擢清要實曠代
之所未覩 主上聞之抵掌咨嗟滿朝薦紳大夫
以至鄉黨朋友亦莫不動色豔異是足下非獨榮其
身足以華我 大東譬古之力何待揄揚雖然僕區

區之婆心竊有所陳願足下聽而裁其可否夫孤歿
而丘首不忘本也況於讀聖賢之書而講仁義者乎
夫西那之大文物之盛域中之所未有儒生文人之
所竭蹶而奔赴況於天子親試其才公卿百執事與
其周旋而推轂之乎足下之樂焉而忘歸固其宜也
然而仕而受祿不歸本朝恐悖不事二君之義親戚
鵠望朋友企予而愬然不省又違不遺故舊之教夫
畱學之命本出於 主上之特旨豐其資斧寬其
期程將收以供廊廟之用其恩至渥矣故自足下之
一髮一指一衣一食舉皆君上之物而不可有所私

安得狂乎宴安遷乎異物以俄忘其所天乎哉側聞
唐朝天子穎異非常初政清明倚任姚宋開元之治
不讓貞觀朝廷之上群賢茅茹燕許之大手筆李杜
之詩才其他以材藝顯者焱飛景附雪煜其間傳播
四裔及其晚年倦勤荒色姦相枋國艷妻牝晨胡兒
跳梁直言路塞將士解體熟察人事遙揣時勢庸詎
識不有異日北邊之鼓鼙動地而來乘輿蒙塵百僚
嬰禍者乎當此時足下走乎萬國戎馬百無一生畱
乎降賊稱臣生不若歿進退維谷可醜可惡易曰君
子見幾而作不待終日足下盍深思乎我 礮礮之

邦 天統綿綿神道御國朝野晏然無狗吠之警

主上仁聖覃思文雅選舉之格詩歌之賞 詔
令淑懿夙邁前古又能側席渴賢不厭吐握是在足
下方鴻漸羽儀之秋而況芳野之嶺花堆白雲三笠
之山月挂玉鏡皆若以待足下之詩之歌之者段而
雖有慈恩浮圖之遊長安酒肆之倡旣非吾土臭味
不同足下安能忍以此易彼哉嗚呼朋友之義不可
緘默情思之殷深於海水臨風裁寄鬱悒曷勝唯速
回首以報去畱不一

與檀宇林公書

往日谷墅之游燾爲冠山老矣所從與而不由紹介
突如來如然公欣然延之坐之侯伯之間如澗之酒
如坻之穀加以以溪山之幽談論之快故莽蒼之地
數刺之頃而頓忘其在豪華之土與三千里外之異
鄉是公之大賚也辱陪之後直擬趨謝而蝟冗未果
六閑堂詩當登卽製呈而遷延未成懦弱之罪幸涵
恕燾以先人之故義當屢踵門牆候興居而禽鹿之
性强加冠裳欲逃不可徇俗亦不能而顧視彼連尻
樹頽婆娑權門仰鼻息作活者始不可堪竊謂人莫
才於在東都者也又莫俗於在東都者也其耽典墳

者多學齊人之乞墻其稱恬退者潛趨仕宦之捷徑其鑽之也深其飮之也巧試使高舉遠引之士袖手旁觀則醜態驚目臭氣中顙將號號然走而避之燾也非故爲簡傲而敢附高遠之流也平生冗與懶并加之以僻性不能自強姑從吾所好耳燾聞名閥之家爲之子孫者有極易而極難者矣何則奕世聲望漸被遐邇人人不能不推重是其極易者也祖先之豐功偉烈赫赫乎在人耳目其似續者人人莫不想聞其風采是其極難者也公生于胄監之世家巋然爲儒林棟梁其極難者莫過焉方今大人先生中興

之業炫目驚耳而公適當其堂構是極難中之又極難焉者且握天下之文柄而備朝庭之顧問地重職要孰加焉夫以公之才力斯數者何所不辨而燾不顧其猥賤敢陳之於左右者誠以前之所謂醜臭之徒緘口屏氣不敢言而雖淺陋若燾者亦在想聞風采之列也往日語及公鄴架之藏幸賜借觀則是以明燭之末照惠鮮貧女也敢布腹心時維清和文況迪康猶幸自重以副翹望不乙

與神戶侯書

昨忝寵招垂青篤摯三爵之後豪談泉湧而君侯欣

然莫逆如孟嘗之於馮驩何其風流醞藉乃爾竊視君侯於時俗滔滔之中能好學下士躬吐握之勞可謂兔角龜毛而猗蘭賢侯之流芳遺馨復秘醇乎今日也但君侯謬聽以爲可取則慙負之甚不敢當其或自隗始者則燾雖駑下猶將勉強應命燾以俗吏兼狂生無學無行唯有一具傲骨磨磷未盡與世枘鑿不相容每鄙彼大人君子如鬼如帝以勢凌人者與彼有所抱負而躡嚅趨趨以鑽求之者以爲不抵一文錢矣若南郭一文人未必知道然風裁高遠非有求於世者而猗蘭賢侯以參政之尊無所挾持獨

結布衣之交使百歲之下咨嗟嘆艷不能自已無寧茲當元祿享保之間若方技倡優婦女僮豎之流往往有節義忠信以自著見比之今日之滔滔不返唯利是視者其相距奚啻霄壤故願君侯以德門盛事施之於今日變如鬼如帝之習而爲吐哺握髮之風革躡嚅次且之人而爲節義忠信之士則君侯之功不在撥亂反正之下銘諸彝鼎播諸歌頌可也妄言至此幸恕其狂態寒氣料峭想台侯萬福珍攝是專不宣

復侗庵書

日承教墨盥漱圭誦欣審體履勝常奉職匪懈振鐸
之業疊疊乎其盛也敬賀敬賀家大人對州之行尊
侯萬福前月九日達漢津呼子浦及洪弟趨謁小倉
等事計已登徹爾後絕不聞動靜想應已航海至對
鄙信兩次頃囑小倉石昌輔往對州不知能至與否
肥對西隅頓成胡越瞻望不及中心維傷對信今應
達東都備悉尊況不勝企望所貶示庚午文稿無慮
若干篇伏讀三日卒業而興東向拜曰盛哉乎是守
成之業劉家之大福益未艾也昔在芒碭龍種勃興
創業艱難以爲可繼我家大人以之厥父蕃厥子乃

播而穫之曄卿以之夫文武之有成康也漢祖之有
文景也孔氏之有子思也班馬之有談遷彪固也雖
擬倫不等而其創而守之者一也故非獨王霸之業

爲然至於文學之事最有甚焉徵諸往昔可知也前
此三四年我覩曄卿之所爲業春葩擣艷秋蘭流馥
彫章縟采星陳波涌摩屈宋之壘而窺揚馬之墻掇
秦漢之雋而邁齊梁之綺美哉乎其文蓋才子之文
也又一二年睹其所爲業龍詭鵬運神劓鬼鏤落想
乎天外獵精乎域表行文之妙匪夷所思至於其策
事變論理勢則曜藻驚思所向無前可謂摩董賈之

班固之家
班固之家

屈原

宋玉

揚雄

司馬遷

班固

董仲舒

賈誼

壘而登歐蘇之堂也美哉乎其文蓋俊傑之文也今
及覩庚午稿則辭氣渾涵而無輕浮之態援證精確
而無生疎之患博而不放閎而能深美哉乎其文蓋
醇儒之文也自非學益殖而才益老者何以至此乎
夫曄卿年僅二十有四我覩其文三四年間而凡三
變焉自是而往至於壯強至耆耄其益進而益變蓋
不可禦此非我私於曄卿之言也唯鄂不之情或不
免乎受疑者要當以將來定其論已耳雖然我所望
於曄卿者不特止於是也今曄卿衣錦尚綢退然自
損謹奉趨庭之訓而痛抑奔競之風此盛德之事宜

爲人師表者也然竊伏海瀕歷觀時事自非大有力
者有未必能辨目今之事者焉故願曄卿奮然自任
不敢一意退損也夫天下之事至衆也請先論乎文
夫惺羅尚矣元亨而還歷新室伊物諸子而其文丕
變方今奎運之昌芻礪翕赫乎東都之間夫人奉唐
宋以爲功令繩正綱密矩矱森如加以載籍之富窮
搜之勤涵蓄大而材用夥考訂審而辨駁精以彼其
學之勤宜若超乘乎古之作者而無之難者然也乃
今承來喻殊乏其人僕竊惑焉豈學制謹嚴而其循
守者或齷齪不足倚其有才焉者或放于繩墨之外

所以乏其人耶且古者無多載籍而其文若彼都下
舶來之書新鐫之籍不勝其多而其文如此豈非坐
不善讀書而致然耶竊謂人莫幸於多書亦莫不幸
於多書嘗讀清人著作往往傷於多而不能精況其
下焉者乎夫源濬而流長本培而末昌如是乎則多
多益辨否則未有不爲多所傷者也夫藩國之有學
奚足言兼收并蓄天下之士而陶鑄之俾各有所成
是司天下之教者之任也且也閣老參政濟濟向學
胄監有人文教斯舉乃隆右文之化昌經世之學河
潤沮洳被及遐僻如此乎文章一技不足復道而能

身任之者非我擘卿將孰望乎斯二端者僕之所
望於擘卿而且質疑者幸吐露底蘊不吝垂示僕自
幼儻蕩粒鹵不能力學及稍長輒嬰疾十餘年晨昏
百毒不安眠食摧殘之餘舊業瓦解上之貽高堂之
憂孤報國之念下之不能撫至親庇寒族塊然舊廬
咄咄書怪唯以自咎而已古人曰人生事業正在二
十三十時然至三十氣力已衰唐文皇年十八乃興
兵討賊如 本朝源義經上杉謙信之流其成大功
皆在弱齡歟中求生勇往力前以天下之事自任則
中才以上獨何不可爲之有乃至殘年老生而習佔

畢業帖括甘白首於太宗之長策者不亦大可哀也哉僕五六年來鬢髮變素者數十百莖齒牙搖痛豁其五六意思惛惛肝肺勞鬱臨風畏寒對食畏傷儼然如六七十人近來斷一切酒肉有時熊經烏伸劬養生家之爲稍稍覺有效然年過三十猶若而人也縱使復常亦不過於守舊廬保殘生爲村里之一潛夫而已耳非敢自棄也亦敘其近況爾昔者劉家伯仲碌碌無聞而季成大業此我家故事擘卿勉之曩者奉浼數項統荷周旋有投未報感愧無量更煩寄題草堂之什愆思諸名勝併此辱貺感感節維半夏

霖未止惟珍攝以稱同胞之思恐悚不次

與井南涯書

自足下之東矣同社唯士德時過從爲文字飲猶且仍舊多累動輒咫尺千里若僕則累上架累向來志氣銷耗盡矣比之足下今日奚翅相去千里足下遭展驥之秋滅沒歷塊應益甚耳屢得東里弟書云足下游大人名益顯其所爲屬綴日進一日嚮者隸芳亦同足下業頻聞刮目佳事湊合吾黨吐氣我肥之大也絕無青衿東游者多歷年所今得足下輩奎運之盛駸駸乎復兆矣可慶頃者家公對行棣芳從游

足下後期畱守昌平然此何憾焉隸芳從家公揚文
旆會韓使頡頏麗藻馳騁妙論此攻城野戰平陽之
功也足下從東里翱翔藝林浸淫籍圃觀善輔仁進
德廣業此固根守本艱戾之功也不有行者孰執羈
紲不有居者孰扞牧圉一行一守功烈是侔勉之僕
亦嘗游都粗諳其俗勿論俗儒之記誦詞章乃如卓
犖自見者往往孺染乎都習而罔聞知也猶之蘭本
之漸乎醢者不自知其已變也今撮其要言之議論
多而成功少門戶分而勝心熾駁擊巧而製作拙援
据密而發明短此四弊者至於所謂大人先生不免

乎時或有之也假使其聞僕言必艱然怒其怒者所
以知其變於習也敢吐腹心爲足下贈與足下別約
便一回每得書一道書中必有詩若文自足下之東
厓厓得手書一道耳未嘗有隻句片章以蹈舊誓者
也豈其勤乎螢雪亦不遑他耶將日就月將包羅涵
蓄欲大有所述作而未發耶抑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耶僕則望蜀矣然足下亦未免乎爲無所負也諒之

復豐后中島子玉書

子玉足下自宕丘解攜僕不復脩一字以問文況而
足下勤懇三四發書鱗僂浮沈唯六月一信至前是

見惠養脯而貴牘不副故未作謝契濶之罪無說分
疏而足下之中孚盈缶是在悠悠泛交之人猶感銘
之不暇況於僕傾倒之甚者乎自古才子難得而文
才最難得初足下之至自南豐縣令羽良史書代紹
介來囑僕僕意足下雖才特庸中之佼佼耳既窺一
班觀片羽稍稍從臾之文苑諸友之間及足下入茗
鬻才名彭彭然起朞月之間工詩之聲噪乎都下僕
又睹其屬文竒宕雋爽杼柚自出察其所抱負不可
涯涘僕閱人多矣頗受憐才之評自慙無實而獨於
足下爲甚得意僕自省俗吏無行謬受儒名家世之

故不必辭避然而凜風變淳節義掃地附炎徇利忘
恩背約儒名而跣行者踵相接僕甚嫉之唯足下風
骨矯矯蘭薰雪白平生好談節義使其詬無恥之徒
齟舌而歿是其於文人才之又最難得者而鍾美於
足下一身不勝嘆服方今文運不振耆宿凋零東都
若鵬齋錦城之徒較膾炙人口者往往就木若一齋
慊堂之流各自樹幟者亦復不少關西唯有一賴子
成試論文才則餘子終應遜一籌耳茗鬻諸生寮見
有生員五十竒才遠略不乏其人至於學術淺深則
未詳之也寮中丹州野田希一押漂船漢人赴崎陽

遭颶船破而人則無恙亦一奇事近有唐譯官某自長崎來入聖堂備吏員阪谷青木二子釋褐榮仕文社之會同盟益增摛揆亦盛是近來佳事足下再遊之期知在何時企予望之度日如年唯願其不爲晝餅僕自客年紛忙殊甚 大朝姬主降嫁凡百倥傯事殷財匱而羈繫如囚毫無所益荏苒廢事獨思結廬墨水之濱飛鳥之麓謝事養生又浮游京攝間頗專心於學稍有所制述問世以了平生未了之願樂莫大焉每與侗庵談及此未嘗不爲之心馳也雖然僕老矣無能爲也四方交游之念隨亦灰冷待他年

從 世子歸藩高枕舊丘爲所欲爲亦可遂耳以足下靡他故此報知想新制如山勝事堆積縷示是幸書不盡言不一

與松田文學書

王子之游所謂天假良緣者非耶僕久有幽憂之疾乃撥冗游衍遵陸汎海唯意所適欲以醫疾朝食過虎門入櫻門抵龍口斷然遵陸至昌平橋走奴從曳野田加藤二子輒欣然來是初之天假者也既從曳足下輒復欣然而來觀藩侯之園攀吉祥之閣是中

之天假者也既遇鹽田生于途輒復欣然而來又得

觀藩侯之園所謂七十二楓百躑躅高句驪之銅槃
足利氏之偶人且宏敞之地岑蔚之丘足抗東台者
是終之天假者也於焉憇海老之亭臨清川面崇阜
喂肥炙浮大白把臂喞喞議論風生愜然作燕趙悲
歌想僕則不勝盃酌潦倒肩輿搖兀之中一彈指已
達樣舟齋遂鼓餘勇與侗莽諸人揚扝騷雅始至夜
半可謂快極矣但憾金輪寺主推諉不遇而文苑數
子不得相共左提右挈親睹其撐腹塞曾之態然而
缺陷世界得此既爲幸不必望蜀呵呵足下大解事
人也其爲學能別涇渭辨淄澠而絕不作麀槽皮裏

叔孫通又有氣骨有風韻於今人中可謂兔角龜毛
僕天地間一長物而世或有逐臭之夫慙愧曷堪但
如斯游僻鄉之所無而得與同志長相周旋天之寵
靈亦不淺耳夏期結社往復以消鄙吝時下爽涼想
文候多勝餘附面盡不具

與永山二水書

疇昔所論諸項剴切明白如以麻姑之爪搔癢處所
謂洛閩之學大半墜地者信非虛語也彼以陽儒陰
佛考證諛博外爲尊奉而內實枵然目不讀程朱之
書強爲解事掩遮其短此與公然背馳無甚徑庭識

者在蜀已不勝頽泚故每思與足下輩講明斯學以
自脩治人唯晚節末路公私窘束於其間用力成志
亦非易易吾人百歲光陰漫然擲之雲外而不省僕
已落老境無復氣焰精采雖然髦髦之志猶謂爲學
者當如赴血戰然其老者如齋藤實盛染髮赴敵壯
志不衰然後爲得矣故啓沃 君上每主張惜陰之
說至其以下則滋甚目今舊社乏勇往氣屢論斥不
已人或以僕爲狂不狂則其志不白雖以是獲罪於
人不辭唯足下能知我心故吐露耳附面罄不一二

答琴峽公子書

令弟介園君來辱貺手教書辭悃悃推燾以有學有
行聲名藉甚而以未得傾蓋爲歉且蒙示近製數篇
懇請僭閱加以方金之惠意厚物腆極荷高誼不知
公子過聽而過許之間音於聾訊途於盲燾也頽泚
面赤不知所以報之然而竊諒此出於公子嗜學好
士之本心而不遑審以告者之過也夫自有岐嶷羣
雄代興虓闕之俗濡染耳目至乎風流文雅蔑如也
勢州老公出而右文之化斐然可觀又有賢子令孫
以克紹箕裘天之於華胄何其篤也且公子爲紈綺
子弟而不邇聲色專意典籍鑽研古道摛揆麗藻金

昆玉友前于後喁是則今之所絕無而僅有雖以燾
之繇力薄材亦安得不竭蹶而輸其分寸乎自顧俗
事纏絲拮据不遑書香拂地醜態滿目思與若公子
者逍遙乎埃壒之表以肆其志意不亦愉快乎燾禽
鹿之野性不堪拘束挂冠非遠請姑待之燾聞岐嶒
者天險無雙彷彿乎蠶叢魚鳧之地所產鳥獸草木
形狀竒異往往非人所經見願聞其詳幸見視示時
下暑退涼來想文候清福珍攝是專餘附後鴻不盡

與息焉大夫書

昨日舟游甚樂爾時醉飽覺麟脯熊膈不足比行厨

之美而論禪競詩手談拇戰悉備于屋舫之間想計
然之扁舟志和之泛宅亦無此事僕在其中浮白無
算以煙火爲下物以妓樂爲鼓吹以墨陀之滉漾浮
涌爲我綠酒以千萬億人之雜沓喧阗爲我輿隸不
自知余之爲俗吏乎儒生乎庶民乎王侯乎快極豪
極非筆舌所悉是信大夫之賜也獨感大夫枋國之
暇不廢風騷雅量汪汪能容狂生如僕者孟子所謂
孟獻子不挾貴者大夫有焉朝來蝟冗先此裁謝餘
附面罄其粗率之罪統希海涵不乙

與黃泉和尚書

疇昔尊刹晤言天假良緣聽聞和尚廣長舌天花亂
墜目眩口吐驚服不止繼而惠貺離章二闕贈遺豐
腆顧問殷勤何其篤摯乃爾家弟伺菴業儒者也每
口和尚弗置及今相見乃踰素聞且禁斷酒煙三四
十年制行勤嚴莫與爲比而談吐風流不受束縛欽
服欽服走俗吏也每憤流俗靡靡僧行汙潰亂如水
許傳中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禿轉毒轉毒轉禿
此雖詼諧足爲墮落沙門頂上一鍼況至於酒煙之
禁百無一二走還家後每口和尚弗置今渴仰之餘
聊此報知長崎要劇之地化外舶來四方輻湊既有

聖堂之設則宜有文行卓異之士以維持一方之教
而未聞有其人則闕典之大者已願和尚以良方便
從史諸人使文教斐然遐邇嚮風則其爲津筏孰大
焉此雖越俎之論恃愛吐實耳斷句二章謹步高礎
奉酬副以菲物以表寸忱幸叱存時維暄和惟自重
以副歸依之心不戢

潜窟文草卷一終

生
6.12.1.
藏書



穀堂遺藁抄

二

潛窩芳草卷二

序

奉送 恩公閣下序

自古大有爲之君必遭患難困心逆志然後能成其
才德必得可與大有爲之人而又必遇可大有爲之
時而後其盛德大業被乎當世而煥乎無窮也故雖
有大有爲之君苟無其人與時則姑沈潛晦昧以待
其時之至譬猶獨拍不成聲與其叫聒而無益於事
不如靜以待之也然而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矣雖有
遲速久暫之別而事機之至本無間斷非曠日持久



之謂也方閣下之髻齟臣承乏保傅僂蕃左右仰瞻天資岐嶷英邁非常及舞勺之年溫然粹美經文緯武禮賢下士而英邁之氣倍於往日令德日新聲譽洋溢臣不勝抃躍竊意閣下信大有爲之主也既襲封入藩百姓顛顛手額驩呼如對神明來蘇之言周乎四境乃宵旰匪懈側席佇賢獎厲文武賑恤民隱嘉謀徽猷不遑縷載然而度支之窮實臻其極士風之弊牢難猝改入藩既閱四載未奏治績積弊之久盤根錯節輪困糾結而未見分解人人惶惑各懷不安其心若曰豈其勵精求治之不如前歟抑措

置失當秕政大行歟將天時人事未至而不能以挽回頽運歟雖臣之久在內廷亦竊疑焉因試論之方今之勢譬諸久病之人頭暈眩手足厥冷而體中元氣未全虛耗處之以劇則恐其攻擊而招禍處之以緩則恐其孱弱而自斃緩劇之間良工之所以苦心而要之其究未嘗不奏全治之效也閣下自去歲臨藩患痘之後尊體違和視息愆度是以醫療百方咒禳競興方其始人人矐眙疾蹙如嬰孺之患母之疾近聞稍稍向安衆心粗恬然而外間士庶猶疑以爲閣下入藩之始康健無病然乃今若此者

蓋出於憂國焦勞之餘而然其在官員除內廷近侍
外不識其詳亦以爲然頃證諸尚方之言乃謂肝虛
之症獨因 閣下平素之事考之所謂出於憂國焦
勞之餘者未必大相違而其所以致肝虛亦職之由
何則 閣下之在江邸青宮之中錦衣玉食傅姆承
奉諧顛爭奏而 尊意不撓毅然向道好論治亂希
望英傑意謂一國平治之事可唾掌而致然乃屯蹇
如此竊揣 尊意憂憤積爲痰疾此在中主或可稱
有憂國之心而至於英邁非常大有爲之君則不免
乎姑息拘泥之誚矣故臣願 閣下益廓其大度鼓

其英氣如天地之無所不容如造化之無所不生國
無人則陶鑄鼓舞以成其才時未至則藏鋒蓄銳以
待其時所謂盤根錯節者泰然處之猶之敵國外患
之困我逆我而反爲我助者豈不欣然而願之也乎
夫文王大聖也然有羗里之危高祖英主也然有白
登之圍當其時性命之危在呼吸之間而從容處分
不爲少屈 閣下之憂雖深且重未至如彼之危始
而況藩國之大未必無其人而待時之間亦一日萬
幾不徒嘿嘿而已也故又願 閣下愈益發憤講學
存心養性以建不世之大業以爲天下之依歸實此

時也於是乎彼盤錯者分解乎利器之下而霍然沈
痾之去體也奚疑臣竊揩目以俟焉及事成之日將
揚揚號乎衆曰天下大有爲之君舍我 閣下而其
誰也然臣亦與有榮焉今茲癸巳季秋熊車將東臣
畱守在藩攀望征轅不勝眷戀敢撰數言以倣贈言
之遺意謹獻諸左右以供乙夜之 覽云

奉賀鷹山公七十序

燾之髫鬢在鄉里則旣熟聞羽之米澤侯鷹山公之
賢不啻今世之所無而求之異代絕域亦不得而多
見也因思我儕小人安得一入其國親睹其治國之

績邪旣屢得逢其藩臣審聞事蹟而深歎鄉者所聞
之未足盡其實而侯之德之行之高則有夔乎過之
者矣且燾之先人及弟講經于今侯之藩邸而燾亦
得竊接其緒論一二窺其藩風大率勤儉而好學遵
老侯畫一之法而不敢變猗嗟何其政之善之如是
也燾也無似嘗不自量慨然有志於當世侍先人時
聞其論濟時之策曰方今有土之君往往生則逸而
不知稼穡之艱難侈然自恣而委政羣下其當路者
亦猶之有土之君而委事於家奴浚膏剝髓以供無
厭之費帑庾匱竭上下窘困猶一丘之貉而彼其服

官者方且舞文弄法陰濟其惡陽揚其善而不知聲音笑貌之不以足欺人也當今之時苟有不世出之君改絃易轍摠攬紀綱菲衣麤食屏遠聲色者則天下之人必靡然嚮之其於治國猶反手耳燾之誦斯言久矣今睹鷹山公始先人之所謂不世出之君者非耶今茲文政三祀仲夏爲公七十初度之辰設宴於其藩朝闔國臣民及在其下風者獻詩若文若干人燾雖外臣之賤以先人及弟之故竊在下風乃敢進祝于公曰公之不可不以祝者三焉公之視民猶子民之視公猶父含哺鼓腹皆享其賜無不欲有報

公一也今之建學崇儒者采其文具徒爲觀美耳公則異於是其脩諸己者必於學也故其施諸人者亦莫不由學也取實而斥華變澆而反淳人皆有望于公二也公以不世出之賢而爲絕無而僅有之事使天下之爲君者有所矜式焉三也有斯三者而又能自耆耄躋期頤以享無疆之壽是誠國人之所頌禱而不止也不獨國人將舉一世之人而頌禱之也則苟在讀書講道以立其下風而又其父與弟出入其門者乃雖闕賤之極安敢嘿嘿而已乎遂弗顧僭踰敢錄蕪言謹貢諸下執事以表景仰之鄙謔云

送東園侯序

燾也無似竊愾然有志於經世嘗歷論偃戈以來賢諸侯曰紀南龍公常黃門公奧土津公備芳烈公等皆卓然英賢之君也其治國之績行己之方光明俊偉赫赫乎人之耳目者二百年猶一日也彼其生際草創之時雖未必涖行陣作斬馘而在開國艱難之日常與驍將猛士相周旋擲風沐雨洞悉下情而後偃武脩文克成剏守之功此豈容易而得之者也哉至其後嗣往往生則逸生則逸不識創業之艱難不思守成之良圖述職之典會同之期非不謹其侯度

也然而使一人裒然在民上者豈徒如是而爲得乎否也雖然二百年之久三百諸侯之衆賢明俊傑之君未嘗無序其間也至於近世白河樂翁公以 大朝之至親躋輔相之任而一匡天下其豐功盛烈至於春婦叱隸猶能言之而若米澤鷹山公則東隅之一諸侯而其仁惠德澤入人之深者亾論其封內之臣子孺慕之乃若四方之士庶聞公之治行未嘗不咨嗟欽羨自以爲不及也其於天下未必有赫赫之事而能使人如此者豈不以其醉人以德不言而信之故也耶猗嗟賢矣哉燾敢屈指於公以爲偃戈以

來所絕無而僅有也獨憾燾也賤且遠無由仰望儀
範而接其馨歎而公既卽世然而景慕之切與其藩
人交屢訪問公之遺事以寓羹墻之意東園侯者卽
米澤之支藩而鷹山公之至親也今來朝在東武遐
然請燾執弟子禮燾一行作吏廢學弗講輒以不敢
當固辭而不獲命乃造邸謁見侯之接燾也撤城府
披心腹竟日酣談揚扞風雅指陳成敗驩然如布衣
交今將歸藩燾謂侯曰所謂聖賢之學也者經世之
學也外此而論學者學可也不學可也今王侯大人
所稱爲好學者大要不過乎風流文采務博眩竒以

適其好焉耳其於心身家國毫無關涉經世云乎哉
侯之在東武勤政之暇手簡編接儒先其歸藩也居
鷹山公之地述鷹山公之事文恬而武熙仁漸而義
摩於是以經世之志講經世之學則其德之成也庸
詎無若鷹山公之使四方之人咨嗟欽羨自以爲不
及者也乎且燾也無似何敢抗顏爲諸侯師乎但因
侯而益得聞鷹山公治行之詳竊喜得私淑之益又
聞侯與閣老小田原侯親善聞小田原侯賢而好賢
其大有爲之志夫人而知之今天下之俗日偷而諸
侯之窮日甚於是不有所以更張之則其極也淪胥

以鋪者可知也。已他日侯之來朝，與閣老晤言之次，商確夏張之方，以有措置之則，自一藩而及天下。若燾者，亦將與被其澤焉。燾區區憂世之心，所以深望於侯也。若夫奔走公卿之門，而希其汲引者，燾雖愚竊所恥，而不爲非所以爲侯論經世之意也。及侯馬首之東，敢書其言以獻焉。

送洪弟使小倉敘

我古賀氏之先曰劉氏，出于漢高帝而我弟洪氏之先出于朝鮮云。古賀氏中微至我王父君仕，肥藩稍顯至我家君以文學入仕。大府我兄弟三人伯

嗣王父君後，卽我季嗣家君而仲嗣同藩洪內相內相我姑夫也。按洪氏之先曰浩然，朝鮮晉州人。我國祖從豐太閤伐朝鮮，拔晉州城，有童子肩巨筆匿崖下者，擒之，軍旋攜以歸，常侍左右及國祖薨，浩然感恩哀不自勝，終自裁殉之。我古賀氏至家君大顯，以異邦之姓而受知，本朝通家懿親而府藩同顯，可謂榮矣。今於可榮之中，而又有甚可榮者焉。本朝自神祖以來，與朝鮮解仇講好，朝鮮來聘之使直至大府，玉帛交錯，儀文雍容，國容之盛莫過焉。廷議慮供億之費，或爲民憂，故差遣官員適

對州受朝鮮之聘文化八年春正使小笠原公副使
脇阪公祭酒林公御史井上公度支柳生公等大小
官屬數十員藩臣家僕無慮數萬人自肥前呼子浦
航海適對州而家君以儒官與祭酒林公聯銜同行
亾論所過藩國將迎唯謹乃至遠近之國無不命一
介以致敬豐前小倉扼西海之咽喉九國諸侯之使
必於是將命焉於是乎專對之才輿服之度於以視
人播遠其選不爲輕而我洪弟應選而往亦榮矣余
送之謂曰使命之事榮矣然而未足以輕重子也且
一人之榮耳其父爲 大府之官其子爲 藩侯之

使是一家之榮也然猶小也在昔伐韓之役八道將
士摧敗狼狽不聞彼國人感恩自裁者而浩然以俘
虜殘喘諧官顛臣身殉異域之君豈非我 國家深
仁大度得人歿心所以致此乎是一國之榮也然未
大也講好脩盟國之大事異國之姓一爲府臣而任
使命一爲藩臣而任使命以視 本朝選用之途不
異內外四方服其度化外懷其德使人人曰善哉乎
是成好來遠之兆是 本朝之榮也洪弟起拜曰旨
哉言也偉何敢當夫偉不得趨庭於家君十年于今
此行也得以通私覲而展私情謂是偉之榮也如所

謂家之國之天下則抑偉何敢當余曰否否榮何止於是家君之在對州與韓客唱和往復自禮樂文章至家族故事莫不包羅陳列也於是以洪氏之事語諸彼人彼必競然驚躍然喜及其歸必喧傳彼邦以爲美譚夫朝鮮洪姓不知其幾庸詎識今無有浩然之系統者乎或有之則聞其先之不歿兵而喜聞其先之殉君而感是朝鮮之榮也其使命而至於榮異國亦唯其人也子勉之如我劉氏亦豈無其子孫在朝鮮者乎然猶疏也朝鮮之通於清久矣清朝劉氏本宗之所在也使其子孫聞家君之事亦猶朝鮮之

於洪氏也我於是敢爲家君榮焉

送棣芳東游序

余居鄉得友三人焉曰實松穀戩甫曰中村咸一士德曰草場鞞棣芳皆才長於我而先得我志者也余不才而多病不能成志故欲觀余志者視此三人則可以得余志矣余嘗嘆今世儒者之握齷而官吏之澆忍以謂當今之時行古之政不泥乎古不牽乎今裁成輔相必有其方然戩甫一旦拔自書生置之要劇之地游刃餘地目無全牛宿儒縮舌老吏束手於是人人始識學之可以從政矣又嘗嘆儒者空言無

益而實行不稱學墮一偏而不足以行然士德孝友著於鄉黨忠信稱於朋友其學則源洛閩而溯洙泗其文則範昌黎而追秦漢於是人人始識學行之可以兼全矣又嘗嘆爲學者往往乎暖姝卷婁局於聞見不足以極廣大而發心志也每思周流天下締交英雋博究物理而絆官嬰病十不償一然棣芳妙年軼才學博志壯遠游周覽莫不窮究詩文書畫各臻其奧今將入東都游家君之門又從遊對島以觀箕封之聘壯哉遊也豈非所謂極廣大而發心志者乎故余有三嘆之阨而三子者各成其志故欲觀余志

者於三子乎得之哉甫與余同年士德長我一歲皆垂髫之友也棣芳少我八歲結交最晚然棣芳師視余而余友眎棣芳故最相親鄉者余屢游觀藩封山川及文酒之會必與棣芳俱前于後喁伯埴仲篚意氣相投風流可掬今棣芳將東辭余曰請以子之言介於四方君子余謂美棣芳乎人或以余爲私所以難於措辭也若棣芳之美彌乎中而彪乎外奚待余介余將反介棣芳而使人之欲觀余志者於棣芳乎得之也東都有吾弟擘卿者其才與學遠過於我平生相知尤悉至則持以眎渠渠謂何如

送石川木蘭序

春秋之世諸侯朝會聘問於是觀威儀考德禮故鄭子大叔有秀文之稱衛蘧伯玉有使乎之歎列國大夫晏嬰叔向之倫善將使命以靖國安民亦唯和順積乎內而英華發于外非言語容止之襲而取之也歷世而降莫不由之及南北分朝率以文華相高溫子昇庾信之流弘獎風流頡頏詞藻可以觀其世也本朝偃戈之後仍奮武斷雖有朝覲聘問之事往往推魯少文唯朝鮮使之來儒臣執事其體至重文雅之事一遵漢俗文化辛未之歲大府議韓聘事

宜頗革舊典特差大臣及官屬如對州會韓使乃以小倉小笠原侯爲正使龍野脇阪侯爲副使其他御史祭酒司計之屬莫不祇役供職於是小倉石川木蘭先生從藩侯之行余聞小倉侯之如對州臣僕數千人樓船蔽海文旆拂天藝苑光寵曠古所無苟識一丁者孰不願扼腕厲色投機赴會者也哉木蘭先生耆碩重望德邵文蔚聞者莫不以藩侯之從先生爲得而先生之以赴此會爲寵也然而先生退然挹損如不勝任以老病屢辭不許乃敢奉命昔者朝鮮使者見惺窩先生曰海外君子也惺窩篤行謙德不

以文雅自表見而白石徂徠鶴臺諸子文章才氣踔厲前古然至於彼邦之所與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夫朝鮮者箕子之封聖人之澤猶存焉其不崇虛文而重實行有如斯者也木蘭先生文行兼備不務虛華威儀可度德禮可則在此行也韓人觀者必曰此惺窩之後海外君子人也夫不賞虛文而重實行者禮之善物也先生爲之豈唯一藩賴之隱然名實爲本邦之重者我預屈指於木蘭先生也

送人游松島敘

蓬萊瀛洲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松島者斯可矣

何由知其可也余少年與薩國人原伯羽邑子黃靖安自東武探勝乎奧羽之陬以遊松島乃買舟於鹽竈之浦逶邐遷緣穿九十九島而行遂憇瑞巖寺觀雨竒晴好之亭

仙始侯別莊

乘月逍遙雄島摩娑寧一山

碑獨與老衲談禪不去爾時溟濤吐飲金華濯鬣洲嶼碁置神劓鬼劃自覺飄飄乎羽化登仙之非誕也因悟彼說蓬瀛者荒唐可厭而世所稱天橋嚴島之勝曾不足齒數也于時余將屬賦以壯茲游而意役於景神澁筆窘欲作又輟者數四終不能就至今爲憾聞昔者有僧西行游松島至野田玉川自知松島

之勝不能歌詠而返游羽之象瀉極其獎賞西行櫻
之歌至今膾炙人口余亦嘗至象瀉挹西行之遺韻
而深惜談勝者強作解事殊非確論夫象瀉之比松
島譬丘垤之於泰山豈同年之論也哉余於是重有
感焉若夫山水之與人物事異而理則同記余少時
氣象寧藥每思安得天下第一等人而與之友然終
不可得也今距其時二十餘年所見無非凡山凡水
所接無非俗物俗事頭童齒豁龍鍾日甚即使松島
突兀置之眼前無復昔年羽化之想而所謂第一等
人試在左右則安敢與之友嗚呼悽矣今足下將遊

松島而賦之徵贈言於余以足下軼才麗藻於區區
松島一賦何難雖然察都下文學之風往往黨同伐
異尖新佻巧安於小成沾沾自喜足下未必同流合
污而一旦遇天下之絕勝能無神澁筆窘若余往時
乎且與足下論人物其意不可一世此行也往來數
千里之途安識其不遇天下第一等人乎夫難得而
易失者時與才也足下年少氣銳苟能卓然樹立不
安於小成不溺於風習其於松島也思必賦之其於
人物也思必遇之賦之成否係乎人潛其心拓其懷
則賦可以成矣人之遇否係乎天卽不遇之心誠求

之猶足以不爲俗物矣於是乎使絕勝之山水第一
之人物常存胸中山水之凡事物之俗不足以累其
心目雖頭童齒豁之時猶少年銳氣之日則豈唯山
水與交游其於天下之事也何難爲之有往矣足下
當深思余言而慎勿蹈余覆轍哉

送羽倉君之任中泉序

今之所稱御代官古者縣令之職而其所莞轄之地
廣狹不侔刑賞錢穀之事一切出其手法之所禁威
之所懾人奉之如神明其爲尊重曷嘗遽出古者刺
史太守之下乎哉然而臨民之宦隸于度支不爲甚

清要是以在仕途者或覬幸顯達不留心民事或務
爲繭絲以肥其囊橐於是乎生祠之建去思之稱治
效之嘖嘖乎民間者或未之多聞也余識良史羽倉
君於先君之門十數年君之先正任西國御郡代時
君從之有試職之命旣任北越關東等地方君以英
妙之年運霹靂之手鈞較精緻發擿如神所到有幹
局稱而又能好學篤摯手不釋卷至於歷代治亂之
蹟人物之辨瞭如觀火非宿儒老生所能及人皆服
君吏才之敏而能濟之以學也今茲辛巳之夏君又
夏遠州中泉聞中泉所莞跨遠參二州繞東海大驛

十其民健訟好鬪號稱難治前是燾屢經東海親睹雲助食盛之流舉皆獐惡淫褻不辨人鬼行旅之人往往爲其所騙瞞喪資斧罹連累者不知其數乃如里正駟吏亦置之度外恬不爲意嗚呼是豈聖世之所宜有而法之所置而不禁者乎哉夫文行忠信之事遽而語之於流俗之人則必不免於迂腐狂妄之誚雖然今也欲革海道羯羶不正之俗孰有外是而施治者也乎君其以通敏之才行春容之政出新竒於迂腐收實功於狂妄則安知遠參不正之俗不變而爲穎川敦厚之風也耶燾又覩今天下之所急者

唯錢穀一途而頻年穀價至賤侯伯之窮莫不到骨燾一藩臣耳目之所接極狹而一藩之窮救之尚若無策則天下之大可知也故居今之世而不精於錢穀之事則不足與共爲政矣但論治者蔑爲鄙俗講學者茫墜雲霧是所以聚斂之臣奸猾之徒浚膏罔利而上之人曾無聞知國計日窮秕政日出而終之不可救也可不懼哉夫衣食足而知禮讓君其治中泉以文行忠信之教而又饒之以衣食之源是建甌之勢何不可行之與有燾留仕藩邸數年之後西歸過君之所治將睹昔之雲助者畏法而不敢爭食盛

者羞避不敢褻曰是我老爺羽倉公之化也

送松本魯堂序

凡事成於憂而敗於逸全於舊而毀於新人情莫不樂逸而避憂好新而厭舊其成敗全毀之迹昭昭乎古今同符可不慎乎古之聖賢鳩毒宴安而率由舊章者豈好爲茲拘拘乎哉蓋見道明而慮事精故不能不若此至於後世凜淳彫樸日趨黠詐豐豫之說進而藥石之言屏新法之利陳而先哲之訓廢歷觀古今鮮不踵斯弊而至於目今諸侯之國爲特甚數十年來隨風侈靡支用日窘於是乎狡獪之吏奸猾

之商投熾乘釁獻諛進利暗合乎君相之心而亦羣小侍側蠱惑其心退諤諤而進唯唯紛更政令而不顧大體民怨而不悟神怒而不省至於其甚者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也嗚呼使賈生在今日則其可慟哭流涕長大息者恐不止於漢文之時也松本魯堂米澤藩之巨室也從其大人在東都藩邸好學能文慨然有志於當世今將歸藩徵余一言余應之曰子之藩之鷹山公者天下之賢君也其所垂統而爲可繼者後嗣之君謹守之足以治國而稱賢君矣他日子之從政率由舊章而不眩於新創之說指陳憂患

而不惑於逸樂之言不耀名沽譽以奏實効不膠柱刻舟以通時變則於從政乎何有雖然沿革者時也取舍者人也若子之藩則固非他藩之比而他藩亦安得墨守子之藩法而已也哉然而樂逸而避憂好新而厭舊者天下之通患也故余論政每持此說以往子請退而見今之達於從政者以質其當否也

送牟晉卿序

余少時志頗銳每覩人之以婚宦貧苦謂不暇學者輒意憤憤搯挽而罵之曰若不見彼嗜麴蘖者乎雖流離顛沛之間猶不輟杯酌何則其好之之篤也彼

以不暇而廢學雖曰有暇亦不暇學也聞者往往而頸發赤怒氣填胸而不能自辨及稍長不能如昔然有時自省罵人之言每蹶然起不至於暴棄之甚也及官都下百事羈絆其以不暇廢學者過於鄉者爲余所罵者之爲也幸有一二朋友時來論難愧悔交并時時省往日罵人者痛自懲戒然而若經史諸書多束閣之其所製作文閱數歲不過僅僅一二短篇詩亦寥寥數絕句耳於是乎深慙鄉者爲我所罵者將反羣嘲而叢瞋我也我肥牟晉卿少年力學嘗游于先君之門今茲庚辰之夏羸糧擔簦來上先君之

冢又游吾弟伺菴之門數月屢過余邸舍一旦行色
儼然詣余告將歸其鄉諫江因請贈言自余來此忙
冗度日如前所言猶何言乎然熟視都下之風其稱
儒者往往釣名射利輕浮爲習固不足道而其間猶
有堅忍刻苦刺股懸頸以成其志者焉至於窮鄉僻
壤則氣息奄奄殊甚是雖在今日猶或不免於爲我
所罵也子無官守無言責年壯家饒所謂婚官貧苦
之事旣不足以自諉又無都風輕浮釣名射利之累
乃一意講學則駸駸乎其進也不可禦已矣又能以
余嘗罵人而反爲人所罵者痛自懲戒則雖百事羈

絆亦必不至於以不暇而廢學矣是余所以體於我
躬者或足以贈子乎子其歸而質之余同鄉之友乃
子之知舊不知以爲如何也

清音公子遺稿序

輓近世攻文辭而鏗諸梨棗者項背相望而言之不
文不足永其傳故有志之人不肯爲之而王公大人
以至市井豪富之徒猶艷其名而爭趨之其究不過
于所謂覆醬餽而已耳夫文字之不足永其傳而强
灾梨棗愚之甚者也至若清音公子遺稿宜永其傳
者非耶公子岐蘇宣公之裔食邑濃信之地世掌北

門之鑰服屬尾藩儼然如一諸侯公子經緯文武絃
誦之聲遍乎絕壁急湍之間蘇中斐然稱中興焉其
發而爲文辭者高潔澹雅若其爲人平生好與諸名
勝交唱賡不絕若余亦忝其下交公子之玄孫棐夾
君以書囑余序公子遺稿云將上木余荷公子高誼
之厚不敢固辭夫文辭之永其傳與否有公論在焉
不必贅余思外是而公子之所以永其傳者有三焉
公子之在岐蘇猶蜀人之思文翁屋烏之愛曷其有
極一也公子之招賢好士當世罕比蒙其獎拔者孰
不思報二也公子之門葉疏屬以至左右小臣莫不

好學絲絲不衰三也有茲三者則永其傳者其孰曰
不宐於是乎序

疏導要書序

禹之治水與堯舜媿功而其疏鑿之概載于禹貢夫
禹之行水者行其所無事也所謂無事也者循水之
性而疏濬之不作激盪陷沒之事也西土江河之災
歷代不殄治河之事溢于載籍 本朝言水利者絕
尠備藩熊澤了介嘗疏川奏績民至今賴之若我
榮藩開國功臣有成富氏以衽革之餘長于經濟其
治水之澤霑濡通國可稱嘉績爾後長于治水者絕

不聞其人監察官南部長恒少有志於經濟慨慕熊澤成富之風躬親窮覽其源流衰廣深淺通塞論其疏濬之方利害之由瞭如指掌錄爲上下二局遂歷台覽賜名疏導要書謁余序余謂昇平數百年人狃安飽不復思於其外是以國政不綱吏務不舉以馴致浸微者居多不亦悲乎長恒服官之餘克用心於治水頗底厥績自是而拓土田殖戶口駸駸乎追往哲之蹟者亦奚疑然則茲書乃所以爲其權輿也夫

潛窩文草卷二終

潛窩文草卷三

記

明心樓記

豫之宇和島侯朝東武之歲面命燾曰寡人之國有樓焉爲寡人游息之所素愛鶴養之樓下之庭寡人樂焉子其爲寡人命名且記之燾對曰唯唯原夫自古稱鶴者往往偉仙禽頤遐壽或美丹頂之色詠九臯之聲層見疊出舌焦毫腐不足復陳之左右請外是而爲言可乎謹按鮑明遠賦舞鶴曰抱清迥之明心狀鶴之心性莫善焉人非鶴安知鶴之心然因其

可知而知之則亦何不可言之有夫其踰躑映旭翽翽冲天孤高皎潔挺挺物表與彼鵝雁鳧鷖之屬相去霄壤實禽中之仙也蓋侯之愛鶴也不獨在其聲容而別有取焉勿論與夫衛君之乘軒王子之吹笙相懸絕也乃若處士之梅妻鶴兒蜀帥之一琴一鶴亦不足以陳於侯之前也夫爲君之難在明矣彼恃聰明挾智數以爲明者非我所謂明也故夫明也者必講學窮理然後明生焉於是乎靈臺澹然明如磨鏡物來應之無所鄣蔽大之禮樂刑政小之寢訛食息邪正得失瞭然不昧其心此其明之至者也伏聞

侯之治國本之於身不邇聲色不親孔壬萬機之餘暇覃心墳典超然獨尚友古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亦猶鶴之抱清迥之明心者邪意者侯之有取於鶴其在茲乎燾不及從侯登樓觀其清迥明心之狀然而竊睹侯之在百辟羣牧之中矯矯如野鶴之在鷄羣其於鶴也固自有所合矣請命之曰明心如何侯躍然曰旨哉言也子能先我獲吾心矣鶴亦得子之言而增其光明不亦榮乎遂命樓曰明心并采其言以爲樓記

萬餘卷樓記

吾弟季曄藏書之倉有樓焉名曰萬餘卷樓使余記之蓋先君居昌平官舍之初設窖藏書後剏造書倉藏書盈萬歷十數年稍稍頽毀季曄懼鬱攸之不警風雨之剝蝕以暴害縹緗不可救止乃節用斥俸重脩書倉督役者擇其鍊庀材者采其良凡數閱月而竣功崇高堅緻復過乎前而藏書之數比先君時又加數千夫鄴架山房之藏不必遠徵以余所見若柴栗山先生拮据攜拾以致饒富而其胤嗣不能守其他父兄聚之而子弟散之者指不勝屈然則書之存否無他也顧其附訖如何耳季曄績學匪懈著作如

林窮搜之博考核之精前無古人是其出於趨庭之訓傳經之澤者爲然而季曄之有此舉以報其本也因思先君平素澹然無它嗜好唯左右經籍不暫釋手故藏書之倉者其精神之所寓手澤之所存而思其居處與笑語愾然如聽其容聲者莫過焉夫先君肇基之而季曄塗蕘茨之又能塗丹雘知此樓之可重亞於宗祐故斷然爲之不顧是雖不足爲季曄輕重而比之世之蓄財而不果者相去天淵矧於其不能守者乎然而余有取於季曄不在是也夫能守之而不失又能增加之者固善矣然而未足深稱也唯

能讀父之書而繼其志廣父之業而成其志者可謂
絕無而僅有而李擘優爲之是其所以可深取否則
汗牛充棟徒爲觀美者古今踵接何足言哉余從事
吏務書香掃地旅瑣窮匱不能出絲毫以資助欲然
自愧今落樓之成而獨祝之曰萬卷之謂多而有萬
餘卷焉其爲書不亦多乎繼此不息積至巨萬亦未
可知也庶乎無哉無害使李擘之子若孫能守而不
失讀而繼之又能若李擘著作如林以成其志則亾
論藏書之富不貲乃使其書香愈益秘醇而我劉家
之福愈益熾昌也是爲記

明善堂記

三百諸侯間歲東朝以述其職列藩臣僕牢籠乎豪
華任俠娼劇飲噉之中而不知自檢滔滔成風若我
榮城僻在筑石三千里之外自衣服飲食以至於語
言動作各有土風其從駕而東者一觀都俗赧赧然
自恥其鄙斲璞凜淳舍舊圖新不出期月土風之戇
直粗野者變而都俗之輕俊奢靡者熟輒揚揚誇人
曰我變鄙而都益各倣之於是其未變者翕然倣顰
唯恐或後嗚呼何其不善變之甚也之人也在一邱
則率一邱而不善變之在一鄉則率一鄉而不善變

之在天下則率天下而不善變之必使海內生靈改其面目鑿其心胸而後止是國脈之所以衰亂本之所以成可不以深懼痛懲而思所以救之也哉所以救之之道如何曰在堅定人心而不變於都俗而已矣其所以堅定人心而不變於都俗者舍學而抑何以乎夫都下人文之藪其講學者頂背相望然而夷考其人大更泛濫乎考證流蕩乎雕篆求其本諸心身而施諸家國者一何寥寥也我 榮藩中郎在溜池側 儲君扈馬適會千布大夫莞更張之政而留藩邸廼建議躬學於溜池之邸名曰明善堂使服官

藩邸及游倅在此者入學焉明善之義備于中庸姑措不論竊原大夫之志將堅定人心而不變於都俗革其泛濫流蕩之失以收家國心身之用可謂急當務者矣況今 儲君幼孱國步維艱苟非采實而舍華使人人知所趨向則何以望其新人耳目而奏更張之效耶然則事之若至緩而實至急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唯其戇野者多難守而輕靡者每易染我恐弊習之深或面從而後言或見異物而遷未及收其用而或肆然興毀學之議或蔑視爲告朔之羊以不稱大夫之所以建議躬學之盛舉也故願與一二同

志發憤殫精務講實學堅定其心志不變於都俗爲君爲民致身不顧於是乎將率一邱而善變之豈啻一邱將率一藩而善變之豈啻一藩將率天下而善變之究之使都下之人相謂曰當今之世講有用之學者自藩邱學始豈不善哉夫我 藩旣有弘道館以教育人才人文之盛載在口碑又有明善堂以繼之內之將以收有用之實而外之以鳴 藩邦之盛然則在我藩邱者焉可不勗哉

泛菴記

黃薇人登登庵漫遊四方每至如歸心甚樂焉因自

稱曰行庵又嘗航海樂之因自稱曰泛庵行庵者使阿岐人賴襄記之又徵沈庵記於余夫泛庵猶行庵也襄之記備矣余將何言且余未及見登登庵而曩者聞之其邑子登登庵夙勵清操蟬蛻埃壘一朝謝室家出鄉里無所係戀翩然如驚鶴野鹿之脫乎籠笠而遯乎閑曠之地蓋舉天下之樂不足以易其樂豈聞古者刈禦寇莊周之風而喜之者與夫旣舉天下之樂不足以易其樂何有於妻子妻子猶然何有於外物無將迎無欣厭泊然與道爲徒而何必有待於行與泛乎今屑屑然以行庵之又以泛庵之余竊

疑登登庵未能免俗而徒好事人也及讀其行庵詩
曰蝸廬解舍寧無累金殿玉樓卻有憂乃釋然曰我
過矣我過矣行也者言無所行而不有也我不待而
彼自至蝸蟹金玉萬變乎我前而我之行者自若也
夫行庵至矣又有泛庵何也一葦之外溟渤際天其
靜則已其動則驚濤狂飈鼉作鯨吞柁工一錯魚腹
葬人故在舟者寢訛飲食之不安而皆懷陸行之安
孰能以此爲樂者耶而況以此爲庵者耶今夫眎溟
渤猶蹄涔視天壤猶幕席濤颶鼉鯨萬變乎我前而
我之汎者自若也是泛庵之樂也雖然自非齊夷險

一灰生者不足以與此而亦非行庵之所及也故行
庵其常而易汎庵其變而難不由行庵無以至汎庵
之樂不有汎庵不足以享行庵之樂余思登登庵其
始葆真櫻寧而益進於道者耶遂以此爲汎庵記又
係之以汎庵歌曰

萬頃琉璃一葦杭兮泛然不繫茲倘伴滉瀆滄溔
懔魄兮恍然若入貝闕而朝龍王白波雪山而吐
欲兮摩鬢輾鱗簸且揚中有逸人和樂且湛兮湛浪
笑教如室堂雪晨孤蓬雨夜榜兮最愛秋天明月光
漁歌擢謠遞酬唱兮白鷗飛來在我傍湖柳茗雪浮

家汎宅兮鷗夷邈矣釣徒亾于陸于海常旦變兮泛
庵之樂獨不可忘

憂玉亭記

嶺先生我先人之執也干櫓禮義經緯文武居官之
績赫赫可觀而急流勇退擅享山林之樂者旣三祀
矣先生名益高而四方之士爭踵其門先生款待諄
復曾無倦色燾以先人之故夙辱相知嘗游其憂玉
之亭梅岵之樓而益詳先生之清操高節信足與梅
竹相抗而絕非彼釣名徇俗者之比也樓距治下三
十里獨占河山之勝先生屢往游將以爲終焉之地

旣使復初原君記之又徵憂玉亭記於燾亭在治下
長子子皎君宅後修竹團欒清川映帶亭廣不過數
弓而圖書器玩充牣其中先生雖就閑日以文武之
事授諸人及其暇與客論典故窮物理凡神國之所
有支那之所教以至化外諸邦之所傳兼貯并蓄如
身生其地而親接其人世之稱先生者或以劍或以
歌或以博古好奇而孰知先生之所以卓爾不羣者
別自有在而是特其餘事末技或其閑退風流遊戲
三昧之所致乎哉且夫竹之爲物古人旣多言之不
待喋喋獨其無意于發聲而風披拂之鏘鏘如憂玉

之聲譬諸人之瑰意琦行無所求於人而鴻名微稱
鉤轟震耀自不可遏亦猶風竹之相戛者乎先生旣
顯於進而又顯於退進退之間無意于名而名從之
豈其符於是耶若夫埃埜之蓬勃利欲之紛拏皆不
足以溷其靈府而靜聽天籟如戛鳴球濯以明月和
以清流當是之時支枕林間睨視一世則瓦釜雷鳴
殷其盈耳比比皆是而孰知茲戛玉之清聲者耶又
況戛而不待於手玉而不借於器此君在側而自奏
不斷之樂先生有取於竹不亦宜乎先生履歷之詳
才藝之多旣具乎原君記中故獨道其係乎戛玉者

如茲

邀月亭記

我家大人自藩臣外諸大朝則以其長子燾嫡孫
承祖留仕藩以其季子煜爲嗣於此以學校主事鈴
木君子女煜云燾以藩臣從東觀之駕得見君於
大人所欽寄歷落不脩邊幅開懷善譚自開國至今
日典故事蹟譜牒史乘碩夥纖屑綜核辨晰莫不一
如指諸掌聽者各饜其意燾業已爲吏惜乎時務每
歉然自慙思從君受教虛往實歸而不可得也乃屢
附便請教君不靳回教惠以帳中之秘舉皆藩臬郡

縣所未曾有也蓋君愛士之心不間遐邇貴賤而燾
又辱通家之誼得以有此也日者君復以書來命燾
記其邀月亭者燾已有求於君乃雖不爛於文何敢
辭焉所謂亭者燾未嘗一覩之據書所稱君居在牛
門修驗巷勝國時北條氏驍將牛氏居焉故得名自
君曾祖君賜宅於此百有二十年未嘗罹災江都善
火踰百年免災亦一希覲也亭北有小濱侯邸邸中
有寺侯之祖先閣老空印時 大猷大君嘗遊于此
使僧澤庵書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之
句又賜親書長安字爲扁額蓋孟郊以其躁 大君

以其快英雄寒士境同意異可以見矣空印枋國之
績在口碑此不復詳西南曰佐渡原是本多佐州正
信侍 神祖帷幄籌畫之奇人比之陳平而後嗣不
淑其宅瀦矣其南睨尾邸邸傍有淨瑠璃阪世所傳
源牛若與淨瑠璃姬相會處又傳昔者奧平氏臣奧
平源八未冠復讎於此事在稗乘可徵也其東有赤
城神祠亭之地不過數十弓無復瓌詭之觀而蕭閒
僻靜忘其在都下侯邸之林竹鬱茂借爲己有東邀
月出之光則爲絕佳君好學藏書頗富少壯講武最
善使槍上試受賞家藏古刀三口長槍一幹皆國工

所製按鈴木氏系出紀州藤白村源義經臣有鈴木兄弟俱以忠勇著稱君蓋其裔故別號白藤夫江都之大燾不足以盡其一二而勢利豪華四者足以概之入之爭趨都下亦不過爲四者所使已耳於斯時對茂林邀明月悠然自得心與天壤俱而冷視世之膠膠擾擾者一何快哉矧文武兼資奉職匪懈攬古今興亾盛衰之由慨然弔二相於九京思忠君於曩祖文之以禮樂進之以仁義君之志其在斯歟其在斯歟西鄙小人不足以知君然一斑片羽旣窺而睹之是以敢妄言而不辭若其詳則待再游之辰登

君之亭受君之教而更記之又申之以詞曰
牛門歸亭之幽竹如簣遠鬱攸邀素月哦顥秋風憂
玉唱若酬瞰彼原臯其丘心悱惻弔前脩美人逝烈
士休紹乃祖善貽謀文華國武禦仇內不疾亦何求
歌以矢庶無尤

抑齋記

詩有之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威儀抑抑德音
秩秩而其戒傲慢譏驕泰者載籍之間數數弗絕書
然則謙抑之爲美德也以矣詩又美周公之德曰公
孫碩膚赤舄几几傳稱正考父之德曰一命而偃再

命而僂循墻而走而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
葵丘之會微有矜伐之色則叛者九國甚哉抑揚之
間而人之向背頓異也如何在上之人居移氣養移
體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方且盱衡厲色頤指氣使以
臨其下而在下之人鞠臆奔喘承命之不遑何以望
其致身報國上格君心而下濟當世乎哉至才之於
不才中之於不中亦然不知所以養之而直犯之耀
美而要人之譽護前而忌人之長恫疑虛喝凌弱蔑賤
無所不至嗚呼何其與詩之所言相反而不自知也
我肥支藩蓮池侯日者以介弟之尊出後宗室神代

氏又有故出嗣蓮池述職而來東都在龍土邸名其
所居之齋曰抑使燾記之燾識侯始二十年其爲宗
室任府學總教而燾承乏教授游從最熟蓋侯之幼
也岐嶷其長也才華充積然潛輝韜鍔毫無驕盈之
氣亦能撤去城府洞見肺腑燾屢相從花亭月榭山
堂溪閣之間雅歌投壺釣魚采藥翛然若與寒酸之
士山澤之癯相終始者然及其俄列侯伯則我儕小
人雲泥路斷而猶能不挾貴以講布衣之好頃辱臨
弟侗庵復原居燾亦往陪焉促席接膝歡宴竟日不
異昔日總教之時可謂抑損之至而有符於詩之所

言也夫以晏平仲之御猶有揚揚之色則以侯伯之貴發其才華凌轢一時傲然自尊孰敢與之頡頏者乎然而自識者視之不免於滇夜郎之自大其於心身家國乎何益也然則侯之有取乎抑其意可以見也已燾竊視今世之王公大人往往乎蔑眎韋布寒素之士倡優蓄之而爲士者亦怠懦委靡爲其驅使而覷然無恥其究雖吮癰舐痔亦或不難爲之不深可悲乎古之人有披羊裘釣水濱而加足於天子之腹者有以布衣見王公捫蝨高談傷若無人者彼其內重而外輕非故慢之也然而王公大人謙虛抑損

歡然無忤不爲過恭也於是乎豪杰之士聞風方至爭爲之用固其宜也竊以侯之名齋非獨善其身也將以施之於人也又將見使今之王公大人與彼才之於不才中之於不中者聞侯之風而幡然悔悟以革其宿弊也然則侯之有功於世也鉅矣是不可不記也

清風樓記

東武之地常多風雖天晴日出之朝狂飈驟起蓬勃噴薄揚堞飛礫咫尺之間晦冥不可辨窻櫺牖戶塵壒堆積乃有鬱攸之警煙焰塞空鐘鼓轟鞦人奔馬

馳倅乎戰鬪喧豨狼藉罔所定止於是時得靜境而對清風雖侯伯之尊猶或難之而況其下焉者乎余遠宦東武在溜池邸舍土墻之外紅塵跋跋眯目汚面而舍上之樓對愛太子之山萬樹鮮蔚雲氣舒卷如玉臺瑤闕在煙霄縹緲之中而東北睨虎門邸第櫛比車馬之聲歌笑之響不絕晝夜而與吾樓如隔下界邸之地頗高爽觀聽稍廣有風自愛太子山來清冷沁脾不知九夏余得而樂之扁樓曰清風在公之餘暇讀書延客優游樂志而不自知其在狂飈紅塵之間蓋禽花風月之於人也取之不禁用之無盡

不問貧富不問都鄙無時無所而不有而就其中唯風也取爲易得而有矣何則禽與花者有形於外也環堵之室容膝之居不易得而有也月也者在天生魄之辰陰雨之霄不可得而有也唯風也天壤之間空罅之地無所不有而又有清濁之不同因其清濁而物之觸焉者或生或歿或病或蘇是論風者之說也然而有進於是者焉使其靈臺瑩乎如鑑之無翳則風之所觸焉者莫不清也苟反之則其觸焉者莫不濁也故其心瑩然而風亦清也則人之宜樂而不厭者孰有愈於是者也耶余內省孔疾義理之心未

純紛華之習交戰服宦莅事謬誤百出其在遠藩僻鄉猶然況乎居大都豪華之窟汨沒乎狂飈紅塵之間大懼失其素守而心亦與風同濁矣今入吾樓者唯有清風而窓下一枕承其颯至不啻義皇上人於是乎倚樓冷眎行道之人蠅營狗苟以徇外物譬猶眩顛倒乎塵風蓬勃之間豈不大可憫也哉余濯靈府以清風舒幽矚以愛嶺禽花雪月以助其清書畫琴碁以養其幽以魏闕爲江湖以澆季爲淳古朝於斯夕於是風斯在側是吾一樓數筵之上而清風之樂足以駕侯伯之尊而上之不亦善乎且余在藩

旣以清風名堂嘗在東武櫻田又以清風名樓其命名之意未嘗不同然後乃今僑寓多年得清風於塵土穢濁之間庶幾不失其素守而永享無上之樂則余之有得於清風此爲最矣如是乎庸詎知無有聞吾樓之清風而爽然自失濯其穢濁而清其靈臺者乎

浮翠樓記

浮翠樓者黃巖國岡山府中村某之所居也介我弟侗庵需記於余余不詳樓之沿革嚮背之由想其對樓之山浮翠來映可以怡顏樂志者是名樓之故也

外是而余將何言然而余祇役東武過岡山者屢矣其俗富而不汰其民敏而好義土地闢田野易廬井有伍狩獮有時泮宮之制文武之教洋洋乎風靡烈國其烈公之遺烈與熊澤氏之功至今而猶存焉者乎於是慨然仰高山於千古而嘆余生之不辰也間就其府下士而窮問其制度風尚大都率由舊章不敢荒怠乃蹶然起曰有是哉岡山之治之美也夫烈公之盛德不可尚已至於熊澤氏之爲人則學之醇疵行之過激或不能無異議於後然而得君行道奮不顧身興利除害鑿鑿中窾不欲名于經學文章而

獨留心於濟世可謂豪傑之士矣彼其才志英邁粗承戰國之餘習變之以學而果敢之氣邁往之識終非可與拘儒鯁生同年而語也今也文恬武熙數百年人人磨廉隅落牙角或冷笑熊澤氏爲偏霸之學嗚呼何其不自量之甚也中村某者余未及審其爲人而聞其好學不倦善與人交夫好學善交居烈公之國而聞熊澤氏之風不問而其人可知也今則以浮翠名樓徵文於人則其人有韻致可知也夫志於熊澤氏之所志而勉焉不怠則茲樓之可記者不止於此也故余樂爲之記

觀海記

甲申秋八月游芝海望瀛亭以文會友且觀月也亭
邊海三面豁達形勝秀偉襟懷爲爽旣馮夷煽勢海
若弄權雨如傾盆雪濤連山四顧黯澹兩儀簸盪遠
望海面大樞如蒲小艇如葉駢厠雜遝乎溟渤莽蒼
之間或屹然不動或倏然迸散斯須之頃變幻不測
於此焉月娥潛匿不露纖耀客皆有愠色余進曰何
嫌乎夫觀月者無夜無之何必今夜請論觀海之樂
彼觀海者必出王游衍瀆汙厓碕之地然後得騁其
矚眺若夫風波不起一碧萬頃日月晃耀鷗鷺浴泳

舟焉桴焉晏然無虞是海之常態也風饕雨虐狂瀾
澎湃若今日之觀者是其變態也故觀其常者未足
與語海也觀其變而後始可與語海已矣君子之處
世亦猶是乎當其常優游卒歲無災無害是順而易
當其變顛沛流離輓輓震撼或確然不拔或翩然鴻
冥是逆而難然則今日之觀變豈不賢於觀常哉矧
於觀月者乎客釋然曰旨哉幸遇風雨以觀海之變
且聞斯言何有於月於是滿坐歡噱乃以風濤爲下
物浮大白無數文思海涌濡毫落紙快如風雨題曰
觀海記以續孟子觀瀾之說

芝庭記

吾友泉子之庭生靈芝煌煌之質休祥之兆護而殖之記而傳之亦徵辭於我芝之事義諸彦之言備矣吾將何言古者天子有好祥瑞者則麒麟鳳凰甘露靈芝之奏不絕於朝甚者至有一朝而獻芝萬本者然當其時姦邪塞路咎殃荐至由是眎之芝之果靈耶不靈耶吾不得而知也漢有商山四皓采芝爲食而不聞其稱瑞及起佐太子安劉氏而芝之靈名亦過於奏獻朝廷者也吾與泉子同病相憐自度不能如人每約應俱謝世遊山餐芝服求以效商綺之儔

而皆有所繫未果吾亦冒昧任官奔走自苦芝而有靈應笑我言之不踐也塗子雖未及遊山然耿介自守不易其操芝之生實得其所哉夫四皓雖隱起佐太子名傳無窮今東宮始立遴選師傅塗子雖閑遐庸識其不一朝起而傳儲闈成君德以顯令名乎於是乎芝亦與有榮焉異乎我之冒昧徒辱芝者遠矣如斯乎謂之靈物瑞兆可也

昆平山莊諸記

靜古館

靜古館在榮郡治北二十里金龍山麓自華表右折

千ノシケレル山
ツサノミケレ生々ハ只

數十步爲館岑蔚蒙茸蒼翠湧瀉一泓之池橫貫園
中澗泉注焉池內外巖石橫豎小虹架水松筠櫻梅
蘸色漣漪雅潔可愛館不甚廣而足容十數人不事
雕飭務絕污穢澹然無長物余每出王到此或澄坐
撫景或酣暢對客寢訛語嘿變化無窮而一以幽靜
爲主然後其樂有不可勝道者因取乎唐子西山靜
如太古語名館

蘿月徑

濟東吳川巨石代橋水瀲灩流于腳下入林莽線路
直而微曲左右松柏篠蕩覲髻翳日春夏衆芳掩映
秋冬紅葉間厠其間薦蘿紛布篩漏月影如金銀之
破碎栖禽時起草蟲哀咽有時曳藜步月行歌不止
雲氣滃滃然沁我詩脾加以清颼起乎林樾四體欲
仙樂不可言此蘿月徑之勝也

白雲扉

白雲扉者靜古館出入之所也扉側澗泉瀲灩而鳴
注于庭池庭樹蒼翳覲髻池石偃蹇突怒四時之花
不斷于目而入扉者直得之出扉則竹徑逶邐不過
百步而達于昆平山道其稱白雲者不必常在而
煙披拂粧點庭池之間時有時無所以名扉也蘿月

徑出入之所亦有扉焉猶之後門此無名姑以白雲扉管轄之

此中佳樓

樓南面無涯際眼界之所供鬱林彌望青綠如染林盡爲野村落點綴莽蒼之際都鄙丘陵皆備焉觀畢乃爲南海東肥南筑之諸山及我肥封雲仙訖羅西南之山岳嶽施繹蜀煙鬟翠黛雨雪月花竒狀萬變悉爲此樓物可謂絕佳因稱曰此中佳樓靜古館之游旣倦乃登茲樓以恣遐矚攬秀挹竒醉吟娛樂飄飄乎玉京瑤闕之遊不外是也不獨此中之佳而覺

此外之同

玉水簾

玉水簾者在東吳川之上自靜古館右折下磴旁圃行數十步得二梅樹樹下卽水簾自蘿月徑南向度巨砭左折會于梅樹下川間皆石洪纖崇瘳起伏凹凸波浪激盪其聲窾坎鏗鎔水成瀑形如懸玉簾于巖間竒不可狀兩岸蒼鬱冥濛日景蔽塞余刊落樹枝使昏者昭塞者通而得聖峯之髻纍然現于喬木之上又得四老松于其側然後水簾之勝遂甲一區水簾白沙如席□石束水駛疾奔怒有小洲容十數

人其上懸崖森布下榻水中浸腳于水又流觴于簾
下清寒沁脾不知九夏雪月花亦各有賞而終不若
夏之爲愈也

雙峯

雙峯者合聖人峯與金龍峯而稱雙者也靜古之館
彌望晻靄絕不見峯巒岡阜之狀迨除穢芟蕪倏見
有如人露髻於木末髯蘓所言者乃課童刊落支葉
則聖人峯巋然現於右金龍峯挺然露於左竟收翠
鬟爲園中物猶五丁之開棧道爽然自壯聖人峯者
世傳聖一國師嘗留錫處不審其緣由金龍峯者傳

秦徐福采藥至此至今爲神香火頗盛二峯雖無甚
詭異皆嶄巖蒼蔚豬鹿之所窟宅雲雨之所醞釀足
稱靈嶽住此者無數而不知有之乃至予始享茲觀
豈非天之寵靈耶且其迎我也嫣然如笑其送我也
愴然如傷四時之容昕夕之態陰晴月雪竒絕萬變
一爲詩料一爲下物使我樂而忘歸者實雙峯之賜
哉

彥岳行役雜記

天保五年甲午九月十六夜初午俶裝旣辦乃蓐食
出精里原黃二生其他僦從二人槍一人長傘一人

輜夫三人荷擔三人道士芳心房爲導出治下東關
猶有賣河漏者過境原神埼天未明至苔野右折爲
間道數里天明登千粟堤行渡千歲河爲久留米封
過瀨下歷城市瓦屋櫛比整潔類都至十丁目憇于
酒亭土人曰近設妓樓延客而頗不振此秕政之甚
者而柄國者爲之可怪旣爲野高良之峯巖從邃蔚
四郊豐登禾穗被野有年可慶經府中螺九二驛屆
吉井投宿此十七日也

十八日鷄鳴上途曙月陰晴不定渡吉井川水波澎
湃舟行如箭是南北筑之界村徑逶邐至九愚宮過

□□ 鯖江數村山路犖确皆挾溪流曲折殊趣馬瘖
僕痛休憇者數次比午達礫原驛政不脩俟輜夫來
至申牌歷長澗老杉巨檜岑蔚晦冥危險難狀或魚
貫或蠖屈而始得過此間有豐筑之疆界旣遇雨露
濡如溺至鹵川從茲爲山麓鼓勇而前石磴高仄喘
汗極窘夜達彥嶽賓館有盛饗夜雨甚今日黃生臨
川流簿原生護輿倒瓢酒盡皆以貪勝耽吟故頗韻
事

十九日未曉雨唱酬就途磴道愈峻咫尺晦冥前于
後喁或俯或昂猶攻城之士志氣邁爽足使山靈畏

縮過中下宮雲霧如雨衣初皆濕覺非入境中有絕
壁峭直駕宮攀鍊繩然後登如是者二焉有關門以
大早守關誰何至上宮未明護宮僧意犯禁者大聲
呵之既識是藩臣來溫語相慰前倨後恭可笑亾幾
天明蒙霧四塞擁蔽竒觀可憾乃還逆旅使黃生畫
登嶽圖既辭去歷熟路宿礫原猶晡余使奴粧點假
山復課黃生畫

卅日乘月行數里濟川不知其數巖石縈帶村落點
綴肩輿荷夢屢驚屢睡雲氣霏霏襟袖皆濡屆貞嶺
憇焉有叟年始八旬舊識面進醪勞余厚意可掬既

徑山野數十里爲坦途過某至松阪南北筑疆界又
數十里筑肥分疆至田城宿此對州之封與我藩封
接壤頗富庶

卅一日曉發田城入我藩東疆轟關未明過中原妻
多原松林清楚可愛訪清幽堂堂主人余疏族也業
醫款留酣暢半日既辭歷神埼境原治下熟路無竒
唯有豐穰滿目歌謠載塗耳黃昏達家把酒相慶頽
然就寢

潛窩文章卷三終

潛窩文章卷四

論墓誌銘祭文

王安石論

人之所長與其所短每如相反而其實每相因不使其所長爲其所短所勝然後其長日益而其短日消否則反之何謂相反而相因人之剛明果斷者其所長也其乖戾拗僻者其所短也古之君子深察其由是以克己復禮常護其長而抑其短有時乎短者如或賢於長者而退必自反不敢偏倚其小人固亾論已卽非小人者亦往往恃其長而不能不流於短終

之并其長者失之多爲小人之歸是無他也不能克己不能自反而不自知其至此可勝嘆哉以余所聞其最甚者莫過於宋王安石也安石之相神宗也曰天變不足畏也祖宗不足法也以青苗保甲爲經世急務以春秋聖經爲斷爛朝報斥逐忠良薦用儉邪法令紛更生靈嗟怨四海騷然終釀南渡之禍當時張忠定察其生禍蘇老泉新作辨姦其他以務財利法申韓歷詆安石者比比皆是雖家置一喙不足以辨之然而安石以邁往驚悍之資超然於毀譽得喪之外不牽流俗不顧清議孤立獨斷務期必行彼其

心以爲世之儒生文人不通世務故財利之譏申韓之誚甘受之而不辭若天變之說古之聖人擊鼓馳馱以自戒飭至於後世巧曆之法西洋之算皆洞見其故不差鎔銖且漢儒拘拘好論災異而無益於治故安石斷然曰天變不足畏也祖宗之法有當沿者焉有當革者焉如三代聖人之法宜萬世遵守而不可變者也其他則雖祖宗之法有不可不革者焉故安石斷然曰祖宗不足法也若夫春秋之褒貶與奪足以警亂臣賊子而在今日則典籍日多知見日廣不必假春秋故安石斷然曰春秋斷爛朝報也是皆

安石之持論確乎不拔八面受敵毫不畏避此非豪傑之士而能之乎昔唐裴度之相憲宗也違羣議而伐淮西滅之唐始中興韓退之稱之曰唯斷乃成秦苻堅之據關中也違羣議而伐晉遂招敗亾今安石之斷然不顧與裴度如出一轍然而一興唐而一禍宋然則其斷也蓋苻堅之流不足取也故余論安石曰其所長與其所短相因之最甚者也後之論安石者一筆勾之或曰大姦或曰巨猾是惡而不知其美者也嗟乎今之天下摸稜不斷萬事憤憤焉得安石其人而果斷之得裴度其人而無所偏倚以一變弊

習之甚者也乎余因論安石而爲之切齒扼腕者數矣

始皇論

坑儒焚書天下之至暴也又天下之至斷也其至暴者萬世舉之以爲鑒戒然其至斷者措而不論是辟於所惡而非所謂惡而知其美之謂也夫坑儒暴之大甚者滅絕人倫雖至斷不足取也至於焚書暴斷相半而其有功於天下後世要自不可掩也嘗試論之書也者載道之器也詩書禮樂之於人所以脩己治人猶之菽粟布帛之不可一日無也始皇無道惡

其害已而焚之是其至暴而爲萬世鑒戒者也昔者孔子沒而百家興莊列之無爲揚墨之仁義申韓之名法儀秦之揣摩以至白馬談天陰謀滑誓之流熒惑聰明變亂人心者雲擾波涌叫聒不已當是之時家置一喙猶不足辨在先王之法異服異言者誅之因赦則彼呶呶者罪不容誅也審矣始皇者厭其紛亂恐其議已故并與聖經而焚之暴酷之罪若不可辭然而至其簡易直截一炬而蕩然使熒惑變亂之禍十省七八則豈非天下之至斷而其功不可掩者邪西土宋元以上姑措之明清之學日就汙下而製述之富浩如煙海梨棗之灾日甚一日 本邦近世風習相類邪說小辨之書汗牛充棟而聖言日湮大道日裂使天下之人踉蹌迷歧茫無適從熒惑變亂之禍過絕周季嗚呼安得祖龍之一炬而靡有子遺顧不快乎於是乎暴酷之罪或所不免而其至斷之功於天下後世必有昭昭乎不可掩者也夫

諫論

世之論諫者曰造膝而言詭辭而出必使主失不見而諫名不揚功成乎冥冥而主享其美忠也若夫顯諫無諱被罪而去則是暴失揚不明而無益於事不

忠也斯言一出然後世之爲臣者深信之至於見主失而不敢言遂非稔惡猶且隱忍以此藉口而禍之酷不可勝道則斯言之職爲厲階也嗚呼予知其必出於鄙夫患失之心而終爲亾國之言也夫諫也者必由有君之失與不明也失則驕奢淫泆不足以範民也不明則蔽其聰明而不能以行政也民不範政不行則君不君而民受禍矣於是乎臣之論君者當造膝詭辭則爲之矣當犯顏而爭則爲之矣當以死諫則爲之矣疾徐輕重唯時之宜而不可必矣且夫不諫而可者固不必諫其諫者必由有可諫之實也

諫之則政行而民服矣不諫則政害而民禍矣諫之則猶可及改也不諫則遂非稔惡而不可追也其諫於小者察其必至於大也諫於微者知其著而不可救也故爲臣之道無寧諫而獲罪不忍不諫而見君之遭禍也彼罪諫者固非美名也然坐視其禍而獨恐名之不美譬諸人有好盜者而已責之恐其不已聽而受拒責之名此理之所絕無而愚夫所不爲也故曰其必出於鄙夫患失之心而終爲亾國之言也夫人有病而必藥之欲藥之効也君有過而必諫之欲諫之用也或者知諫之不可納而諫之亦猶知病

之不可治而藥之也故爲人臣者盡其心而已矣言
盡其道而已矣至於成與否者非我所必也或曰若
子之言躬自盡而不顧成否則君孰與爲國對曰諫
而納則成矣不納則否矣故諫而不納則繼言之或
罪或去旣不爲鄙夫之患失又不爲小人之悻悻所
以使君悔過而遷善也若夫隱忍不言唯其言而莫
之違君奴視其臣無所忌憚蔽錮日深禍害日成於
此欲有所諫不免於噬臍之悔矣或曰此則然直諫
之流或觸而怒之或激而暴之猶之揚湯止沸欲損
反益無乃不可乎對曰諫之道固非一端也五諫之

說法異之言從其時而施之歸於悔過遷善而已矣
昔比干諫紂而割心是知不可不以死諫也茅焦諫
秦皇而見聽是宜必死而幸免也故當其時則死猶
不足言而違其他乎且以秦皇之暴猶聽茅焦之言
縱使當此時咸陽之朝皆如焦之直諫無諱而一無
斯高諛佞之言則安知不變秦皇而爲有道之主也
邪然則諫而愈甚者是桀紂之主也夫以桀紂待其
君而隱忍以固寵則亦何所不至乎哉故臣不可以
不諫而其諫也不可以不思盡其道是故諫者有三
不行焉訐而不誠者諫不行也拗戾而不通者諫不

行也沽激而迹名者諫不行也又有五不可焉不明於治亂之機者不可以諫也溺乎愛憎者不可以諫也優柔而不斷者不可以諫也拘於成敗之數者不可以諫也好揚人之非而惡聞己之過者不可以諫也

中村助教墓誌銘

藩之儒先釋褐外公授徒最盛歿而人最思慕之者蓋莫中村士德若云士德之歿門人武富本多二生持狀泣來請不朽之余辭不可輒欲屬稿而胸塞作數日惡遷延至今不可以已乃按狀士德名咸一通

稱一之助以安永六年丁酉九月六日生於肥前藤津郡嘉田邑因號嘉田又號白崖世爲西門鍋島氏家臣父諱慶明善小笠原家容爲邑宰母吉牟田氏方娠夢梅實盈懷家赤貧恐不能育謀墮胎又夢有神指腹驚覺乃止君生而岐嶷自髻齟好讀書父獲罪居鹽田邑貧滋甚從姑來勸負販君寢適覺嗔曰吾豈爲賣菜傭乎因大哭乃輟其事父母察其篤好學使入鹽田鄉校風雨上學不懈君深傷父母爲己艱窘每寒夜浴水祈神進學其篤摯如此旣父罪白從主居藩治下君始入國學師事先君學益進寬政

七年命寓國學掌詩文局文化元年以學行特異賜銀君在學研精罕比諸生誦讀率至夜半君乞其殘膏點火往往徹明嘗患瘧端坐誦易乾坤二卦乃愈五年夏六月 泰國公莅學君以家臣講經蓋特恩也十一月君擢爲槍隊士以其弟慶添嗣父後以武開十三年陞列士籍拜國學教諭文政八年遷助教移住官舍十二年冬十二月命世祿君爲人方正強毅嗜義如慾好趨人之難經學宏深味腴漱芳其論經旨力辨謬誤剖析鎔銖八面受敵擘劃痛快莫敢抗拒子史百家採摭精華要有所發明其論文宗大

蘇論詩祖少陵而別開生面不事模擬如其小作或不免齜牙而至於晚年則渾涵雄潔絕無卑恭氣使世之枵腹綿力者爲之羞縮而逃傳容家秘於父其徒亦盛君音吐雋朗動作據禮其教導嚴謹誠慤自貴戚子弟以至市井草莽納贄稱門人者無數皆受其陶甄沒身感戢稱道先生不衰君平生不好行游唯家居獨酌好檢文字至得意處擊節賞嘆常以此爲樂方國步之艱世皆輕詆儒者爲無用君獨能彌縫不倦維持風教其文風不墜生員不減無爲國恥者君之力也天保元年閏三月 公襲封就國莅學

試文武士特召君講經賜儀服爾後屢蒞學君時患
舌疽力疾服勤既病遂篤九月十二日終不起春秋
五十四內外賜銀若干葬於治城北郊宗智寺君娶
妻副島氏生一男一女男曰和一嗣女猶幼所著有
花竹堂文抄及經說隨筆而散佚者頗多云銘曰
余嘗取友於天下未有若君舊而親長我一歲相爾
汝每服君志氣絕倫有時論事或不合退而懽然爲
情真見君終始典於學愧我童習而白紛噫嘻磬磬
輕薄子傳沓背憎嫌成美自非聖哲不免譏余獨許
君千古士若曰不然觀之碑令聞令德永可紀

祭賴子成文

嗚呼文才之難旨史腐令而下獨推韓柳歐蘇彼褒
然稱名家者世不乏其人而其膾炙人口犁然中心
者天壤之間豈易得乎哉以支那四百州之大猶且
如茲則在我 秋津瑞穗之州厪厪罕逢胡足深怪
神武以來且措不論逮 德河氏之龍興惺窩
作倡林氏繼起旣而新室伊物之儔翩然駢出樹幟
劃溝帝制自擅然而大業盛事委靡未振以有待乎
後人之闡發之也至我子成文才天授別開生面文
宗八家而不承其範圍詩步趨宋元而不墮其圈套

胸羅四庫之書巨眴細昨綜覈臚列故其發而爲詩
爲文爲史策竒正萬變波湧電發操觚之徒相顧失
色加之潛心 皇朝網羅今古理亂之原沿革之
由莫不窮究而欽崎歷落拔戟成隊其在京最久文
名巋然衣被海內讀書子仰之猶瑞星祥雲間有毀
譽不公且評變亂而隱然執文壇牛耳者數十年莫
敢或爭若其外史新略通議樂府者實 神武以
來創見之書而其詩篇及雜著短章悉備大家手段
其或恃才揮霍未歷鍛鍊者未必無之而細瑕小疵
未足以訾議也要之 本邦自古及今於詩文二途

未有駕而出其上者也書畫雖其餘事亦優入神品
可謂文苑全才藝林鉅匠矣余交子成垂三十年其
間久離暫合不可勝數而其合也未嘗有淹三日者
也唯其臭味相合而嬰懷最甚者則去年嵐山之花
鴨河之水抵掌罄驩以爲千歲竒觀者宛然在目而
遽爲永訣且通議之評酬其深囑而生前不達冥冥
之中負茲良友胡天道之無知不愆遺伊人以福天
下讀書子而奪之之速邪余將過三株之里弔其遺
孤閱其文藻覩物懷人以侑薄奠哭知己於九泉而
官守有禁不能自專姑陳哀辭以代蘋蘩嗚呼哀哉

潛窩文草卷四終





穀堂遺藁抄

三

潛窩文章卷五

雜著

讀二十二史劄記

史學之難次於經學自非大蘊宇宙精析秒忽晰制度之原察治亂之由上下數千萬年成敗萬變井井歷歷如目覩其事而身處其時未足與論史也自古論史者若劉知幾蘇轍焦竑之儔不下數十百人至於本邦水戶藩史學舊稱無雙今睹清人甌北趙翼所著二十二史劄記而知其超乘於諸子之上也甌北履歷未及詳之然而如其所著陔餘叢考甌北



詩話檐曝雜記等書宏博精緻雋逸超邁非一時諸家所企及也至於經學不聞其有著述意必有所見而不作者豈可與夫終身從事鬼簿年譜矻矻獵精者同年而語也哉余獨服劄記之貫穿浹洽思人之所未思論人之所未論遇一事而側及數十百事擿一弊而刮腸抉髓鑿鑿中窾毫無遺漏非若近世考證家向故紙堆中攙摭遺事侈談創獲以鬻諸人者之類也世人往往貴耳賤目若甌北者措諸古人中極難得者雖曰史學千古一人可也丙戌九月望前一日讀二十二史劄記卒業因記

讀侗庵續新論

余讀侗庵所著續新論蓋犁然有中於心矣其中也余所欲言而未言者既已辨析到底無復餘蘊如借麻姑之爪摩搔癢處快不可言也因論陳同甫之論時勢出於儒者之說而大言無當也三蘇之策時事發於文人之言而未核事實也其它盱衡厲色論天下之事者不可選紀要各有得失而其不中窾者居多矣睹新論之議事有古今人斷爲死案而翻案詳確不可容喙者有歷世之所褒貶予奪未至而更洞察情由究覈理勢斷不可易者矣譬諸閻羅包公折

獄擿伏如神老姦巨猾逡巡引服旣無儒生迂謬乖僻之失而又不踏文人捩闔恣睢之轍可謂算無遺策者矣余又服伺庵寢訛乎縹囊緗帙之間而能諳悉事情物態乃爾若予平生汨沒簿書米鹽中猶且鹵莽滅裂絕不解事信有智無智之相去三十里也

讀戴氏叢書

乾隆年間清人戴東原所著叢書十局其門人段玉裁著書副焉其多三倍戴書二人著述之多不遑收載而采摘其精粹者也要之其學外程朱而立見其論學曰學問也者義理與文章與考覈也然必由考

覈而后入義理與文章焉故其論字義故訓處率鑿鑿有據若三禮爾雅說文考究精密猶折繭然非粗心浮氣所企及蓋近世考證家之翹楚也余因論爲學者必如戴段二子而後可則宛然漢儒以下六朝隋唐之遺而稍加詳焉者已耳其於心身家國之事不遑致思卽有一二及之亦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足謂之經世之學乎哉彼培擊程朱爲陷佛倍古斷斷主張注疏浸淫古訓所謂當年不能究其要頭童齒豁汨沒乎小學之間而不及明君子之道不亦可哀乎噫嘻爲學如是爲得乎否也今有深慨於此因

書數言

題僧大含所藏賴子成耶馬溪圖

記距今八九歲與子成邂逅于長崎舌人游龍梅泉樓舍華潔饗給頗豐秉燭設燕歌妓佐酒其琴研卓碟酒漿炙鬻宛然支那也既更闕燭炏浮白無算醉客傀俄議論風生子成搦管作書畫能事卓絕縱橫如意一座皆傾又棹舟同游終南山下明月在天水波不起子成筆翰如飛逸氣凌雲扣舷叫呼鳧鷗驚散各自詫此游足千古爾時余心固已服於子成之能事已先我著鞭也今睹豐含公所藏子成耶馬溪

圖蒼老秀雅可愛余行亦半海內而未嘗聞有耶馬溪者今子成獎賞以爲海內第一山水則在余其爲闕典特甚雖然創聽之說難遽信從余聞含公爲人極不凡而子成畫記雙絕則天其或借手於人以發洩山水之竒秘定其高下邪余竊惑焉要當待異日謝事游所謂耶馬溪與含公及子成品評山水以定其論亦未晚也因嘆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余生鎮西而含公與耶馬溪皆爲子成所有則子成之先我著鞭者非獨書畫而已也時病在蓐十餘日謝絕筆研然平生逢山水如逢故人況子成之

所畫且記乎今因舍公之請展玩不釋手欣然錄數語還之甲申秋仲閏月上浣風雨蕭蕭中東武田女池清風樓上

題金井莎村吞山樓畫帖

莎村金子持畫帖眎余曰是我吞山樓圖也其詳有先正記文在雖然願子之題其後爲余指點環樓之山爲某某皆秀峙拱揖巨川控帶詭觀駭目遂借賞累日不舍手迨其完璧漫題之曰日者黃巖人登登庵甚好漫游自號曰行庵又曰汎庵言無所適而不爲庵也予素同嗜痴之癖頗以登登庵之策爲得然

官事羈絆不能如意因思安得縛茆山水佳絕處以自快邪然至今未果今覩莎村子所居旣絕佳而又東西漫游莫不如意客歲反自瓊浦相見於東都者再曰將欲暫移住此余於是謂登登菴之策未爲得而頗妬莎村之縱其欲也遂思逝將罷官而酬志與莎村登此樓浮白大噱以洩憤悶不平之氣不亦快乎煩莎村爲余謝山靈曰劉生將游矣請待之于時庚申杪夏溽暑如煎書于東武田女池清風樓

題柳淇園畫

余讀古者傳記至於戰國原嘗之徒愛客好士每擊

節稱嘆其所爲雖出於戰國豪俠之習而氣義節槩尚有可觀焉今之都俗外豪奢而內實纖畱貌風流而心實鄙俗一擲千金於娼閨妓館者或有焉然往往避容賤士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無或乎其事業風俗日益頹靡不振也已柳淇園者元祿年間人也爲人欽崎歷落愛客罕比通藝甚多而書畫古色逼人定非風塵中物可賞夫以其人如此則向大夫之寶之不特以畫而已可知也

劉仲安河上謫居詩卷後

朝陽劉山人者余金蘭簿中第一人也余童卅入學

乃與山人爲筆研友及稍長結交會文討竒設燕未嘗不與俱也相得甚驩然山人家世業醫殫精臻妙才思瓌麗加以縝密於詩及書尤長聲名藉甚又有心計家累數千金性好游從家君子東武探富嶽日金之諸勝又敷歷宦醫諸局在東都及京師者數年其在藩又自宦醫兼施藥局乞治者戶外屢滿是世人之所艷而不措者然山人襟度蕭散毫無滿假之色能於望聞問切之間押韻運毫精絕竒秀遠過於專門家人人皆自以爲不及也余與山人素爲同調而所業不同及宦禮曹不得復相晤言如舊而余性

粗疎於詩與書雖不全廢往往漫然應酬任意爲之不日爲烏有乃其存焉者厖厖徒充覆瓿糊窓之用耳其於會計甚懶一貧如洗此其與山人異者然而至其臭味相投處未始不同也旣余侍 儲君於東武藩邸三年山人寄示河上謫居詩一卷請余題言蓋山人以曖昧之罪獲譴一年而復祿其謫居中儔獮鶴擷芳蕊與溪岷野僧相往還而其樂反有過於從前仕宦之時蕭然若將終身乎其間者此與坂仙之在儋耳借笠說鬼者其意何異乎哉及閱其詩卷高華雋永淬磨之功過於曩時浣花之餘響泱泱在

耳絕非下劣詩魔之所得而揶揄也余自入藩邸文氣益澀試有所構製狗詩惡書殆不自堪於是乎取山人之詩若書觀之若望玉樓瑤闕乎烟霄縹緲之間悄然自覺其不可攀而外也今也雖日暮涂遠而舊來之業願與山人講之而至於烟霞痼疾泉石膏肓則將煩山人而療之唯恐山人望而走也雖然山人亦不能不疾於煙霞泉石則所謂醫師之不攝生者何以愈我疾乎哉不若頽乎順乎附之末如之何而同病相憐之爲勝也且夫河上之勝甲西肥余嘗擬結廬于河上之地梅岵羽村之間以極山林之樂

而未遑焉他日還鄉里得遂其志觴山人於薜荔之
房蘭蕙之帳把昔者榮幸遷謫之事爲哄然一笑之
資何其樂也於此時余亦將著河上幽居詩卷以徵
山人之言山人其勿辭哉

東都百詠後

東都故無勝也獨有墨馱川耳其待乳梅弱之諸名
蹟大率附會之說也雖然以昇平之久四方之所輻
湊開勝創竒無所不至猶之西湖諸勝之不顯於昔
而盛於今也何必問名蹟之今古哉東都百詠作者
相踵原夫竒勝之赫赫乎耳目者不過十數其他則

多方摭摭以充其數往往來狗尾續貂之誚亦其勢
然也侗庵嘗作百詠七絕意主紀實而不事夸誕其
措辭雋麗而無艱澀之態絕不見屋下架屋之陋可
誦余亦竊欲倣顰而足迹未遍以待他日云

書大石良雄夫妻手簡后

本邦古今忠義之臣死難殉節者不可選紀而近世
赤穗城義人大石良雄父子最赫赫乎人之耳目至
於婦女僮豎猶稱其義弗衰此雖由於時世之久近
人情之憎愛而其遺烈若此者豈非以其忠憤之志
處事之迹俊偉精密有深感激乎人心也耶故其遺

愛之深斷簡零字殘捲廢礎人人藏弃以爲崑玉鳳羽今覩向大夫所藏良雄夫妻書簡筆法道整文意詳悉斐然可觀是其爲美玉彩羽也大矣良雄將爲義舉而去其妻所謂謀不及婦人者歟其妻事狀不可得而詳然旣伉儷此夫而又生此子則定非凡物也大夫風流之好膾炙人口而首收忠臣之墨蹟其所崇尚可知也敬書簡末以應命且竊寓同好之意

自覺談題辭

田城邑村山翁著自覺談一編囑吾友草隸芳謁余一言余猶記昔年問翁於其村屋茅茨清楚圖書滿

屋意澹然一韵士也今閱斯編憂世之志恤民之策隱然如見蓋有所抱負而隱于農者歟昔年忽忙不及叩其底蘊爲可深憾嗣後余多在東都除上官外不輒出門澹然自適今視治下之俗凜淳變素日甚一日甚覺可厭猶在東都時也於是憶翁之村屋之樂必久而不厭安得與翁合并商確斯編之所言乎姑書此而還之

先君子三集跋

先君子遺文三集校讐卒業將上木李擘馳書求跋於燾燾及事先君子於 藩乃自燥髮熟聞王父母

君及先孺人之言先君子少壯時以武顯既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 藩風右武文教未洽乃有學焉亦往往治護園諸子之業至於倡宋學者則側目而視先君子始從事餘姚之學既悟其非專心乎紫陽底柱急流挺然弗顧其初也抱英邁不羈之資將以經國事業自見而講學之久仁漸義摩圭角自磨和順充積然而深恥以世之所謂儒生文人見稱每語人曰學也者將脩己而治人也何暇終身矻矻攻文字乎哉及仕 幕朝其持論亦猶在 藩時也顧獨以餘事攻詩文而其所造詣自不可掩故以文辭稱先

君子者固非知之者也而獨以經學許之者亦非先君子之志也燾嘗侍坐先君子聞其論文曰秦漢尚矣學者當宗韓蘇諸家其他一筆勾之可也然其富贍諛博朱明以下至 本邦外國之文往往窮覽弗遺曰文章不惑佗岐而后不可不博覽也至其精密的確則剖錙銖辨淄澠而無泛濫之失矣其論詩則宗盛唐而雜以宋明痛斥近時纖尖之習曰此非詩也俳也至其竒險橫出追琢深至使人目瞠舌呿其作詩文微不中意則屢作屢改不遺餘力日者季擘之編遺集以其嘗自抄出者收之初集二集至於斯

編則未必盡中意而其間異曲同工要有不在二集之下者是李曄之所以急上木而圖不朽不可以已也語曰佗人譽之則爲公其父譽之則爲私乃燾於先君子亦何敢議乎附之公論可也唯其所答李曄者亦安可以已則姑書所聞於家庭之間者而遺之庶乎李曄之與都下諸學士讀而裁其言之可否也

松響閣箏話跋

今之彈箏稱八橋幾田者聽其詞曲大叟靡麗煩怨無非誨淫之具而至於以之代球絃操院本則其變極矣我肥有筑紫詠曲澹雅清越不失古調絕無淫

哇邪慝之音奏彈之間鄙詐之心不萌而易直子諒之心自生與世之所稱音樂諸曲足以于唱相和而稱異曲同工矣我友藤琴仙學詠曲久之覃思獵精數十年敘詠曲之傳統述先哲之格言著箏話一篇蓮池侯爲序寵之又囑余書其後筑紫詠曲之興廢沿革侯之序備矣余獨愛其奏歸雁則清怨之聲宛然在耳奏點滴則琴筑之響繞檐不絕其他松風鶴鳴莫不皆然於是散襟遣慮微吟淺酌乃湫囂之地咫尺之居而俄爲湖山千里想豈非斯物之賜乎若其譜曲之秘音節之詳余何足以知之遂書其後

姪增元服贈言

吾弟伺菴長子增字如川將元服伺菴囑余爲烏帽子親且乞言 本邦近制成童以上稚童時前髮將加之兜稱曰元服猶古者加冠之儀蓋戰國之習而今仍之邦俗貴武勇賤文弱其元服也必請武功精鍊之人爲烏帽子親烏帽子冠類也親也者言其可尊猶父也方今右文之久士習委靡精銳銷輒巾幗男子充牣海宇其尤甚者在儒生文人之流矣彼其不講射御不弄刀槍終日礪礪乎筆研囊帙之間文氣日勝而勇氣日衰學識謏淺文辭纖弱夜郎自大

沾沾自喜者十居八九嗚呼士之學道進而不能匡君澤民退而不能善身明道安於小成不能自振豈非可恥之甚者乎我 榮藩開國之君曰 泰盛公寬永年間西肥原城之役 大朝差松平信綱督西方諸侯討秋賊 藩之將士生于于戈槍攘之間百戰之餘虜闕奮迅不禁技癢遂魁而門焉豬突豨勇斬獲無算諸軍應之城隨而陷我 藩功爲第一廷議以其破軍令詰責之閉門待罪一時將士皆爲之不平時有朝士某攜其子詣 公請爲烏帽子親蓋景慕其武功也今如川生于詩書之家熟聞家訓其

元服也既異童時則愈益憤悱思所以塗墜茨之不
安於小成不流於文弱追慕我 藩祖之勇烈而矯
儒生文人之宿弊以爲脩己治人之基本則如川之
所以稱元服而余酬侗庵之囑者兩得之矣如川勗
哉

經會引

經義學問第一義也然滔滔天下經藝爲裂諸子百
家姑勿論已乃若俎豆洛閩者源遠而末益分不拘
於守株則鑿於創意其或稱折衷者亦皆私見橫生
而非能折諸衷者也於此焉摸稜剽竊蹊逕百端羣

經聚訟屋下架屋嗟嗟乎斯經之裂誰爲補正之乎
余幼從父師講習經藝輕躁昏惰溺志博雜未嘗遜
志覃思於精微之域焉旣而嬰官絆俗汨沒至今頑
鄙黷晦跋扈不遑深自咎擻者講經之不力而自貽
伊悔文化辛未冬約國學諸友刺期設會講習經義
庶幾涵泳咀嚼味腴蘊之爲德行施之爲事業
豈但獨自善而已哉所謂斯經之裂者庶乎相與補
而正之以酬區區之志也爲經會引

紙鷲說

瞳瞳然春曦輝乎晴空習習然條風振乎蘋末野馬

紛杳霞彩暈演乃有形肖翔鳶響類風箏一線橫空
童兒操之者余憑軒而觀焉皆裂口吐而觀猶未止
弟子侍側笑曰是紙鳶小兒之戲也先生何觀爾曰
小子何知余觀夫紙鳶之爲物也因風騰翥薄霄摩
辰掉尾張肩靡或敢爭風止則墮風勁則斷或絀乎
株木或冒于瓦茅余於是得小人之情狀焉余觀操
縱在手隨風施巧洪纖俄變疾徐頓異聲如奏凱轉
瞬之頃斷他鳶乎空際余於是得兵之要焉余觀夫
遇微風也背負青天雍容不迫趨進翼如及其小變
將顛而乍止將降而又升少放則不救余於是得君

子處世之方焉弟子逡巡拜辟曰旨哉言也因小兒
之戲而得聞大人之道也

原名

三代以上求人於道三代以下求人於名舍名則人
之舍義趨利者無所不至也甚矣哉名之不可以已
也然而古之人或弗與之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又
曰汲汲乎名猶汲汲乎利名利之稱均獲罪於仁義
是懲羹而吹壘者也夫名也者實之賓也實存焉而
名從之今夫王公之尊陶頓之富而人恬然不顧聞
一介之士有顏閔之行則竭蹶而從之是豈遑夷考

其行乎哉艷於其名也夫有功者賞不過於財雖然
盡天下之財不足以賞人於是有爵位之設以鼓舞
天下之人是天子之權也雖然爵位之設不足以周
天下之人於是有名焉者以鼓舞天下之人至於名
者無貴賤無賢愚莫不趨附其用至宏是聖人之權
也今天下熙熙爲利來往名如爵蠟過而不問是廢
聖人之權而使天下之人日趨汙下滔滔不反也可
不悲哉故夫有志於經世者必執名而往以鼓舞天
下之人其當務之急乎雖然今論經世不於仁義而
於名人其或疑余同流合汙而獲罪於聖人之門乎

夫慕仁義之名而欲廢所謂名是目睫之論也所惡
於名者爲其虛而銜也故因名而趨實猶望山而登
麓也名何咎焉今欲廢名而旣艷於仁義之名名之
不可廢也如茲盍之思乎作原名

雲喻

如有如無不可以攫搏而膚寸之合崇朝其雨稱之
曰雲雨乍出乍沒變幻飛揚靈物乘焉以升乎天天
下稱之曰雲龍聖人至虛而御物無爲而制動不居
其功而名自從之亦有肖於是乎雖然莫輕清於雲
而亦有頑者焉莫澹雅於雲而亦有貢之以諛其君

者焉雨有淫焉龍有癡焉衰亂之世君臣昏懦動輒
自誇遇合是何異於以頑雲配淫雨與癡龍者乎

偶筆一則

余清風樓在溜池之藩邸樓對愛宕相距數百武耳
昨登愛宕憩于茶肆而四望霽色曠朗余樓歷歷可
數而今自樓望愛宕則岑蔚之間祠屋陰陰絕不見
人形則所居之崇卑而所見之廣狹大異今居卑汗
之地而所應接莫不卑汗無或乎所見之日卑且汗
已矣余在公之餘日手一編對清風尚友千古卑汗
之事星維縷屬余前而胸宇之間自有高且清者存

焉庶乎不至乎爲全然卑汗也余於瞻眺之間有感
焉因錄

潛窩文草卷五

終

琴鶴堂詩鈔舊序

家穀堂先生襟度廓豁澄澈無半點塵滓和以接物
清濁兩不失古之所稱腹裏撐舟者莫之過也其學
汪汪不拘局乎一隅酌經昨史淹貫今古底蘊叵測
至文詞之雄渾壯偉尤與其人其學相準總括萬有
揮擢八絃春麗而繡錯雷厲而驟奔煙雲騰而星斗
耀譬諸滄海之大浮乎乾坤浸涵乎日月茫不知屈
極而審觀其中所有則蛟鰐鼉鱓鯨鯢棲焉珠貝瑇
珊千珍萬怪充牣焉使觀者膽悸而眼熒嚮者在西
肥年甫弱冠聲譽隆隆起暨來東武齒長識高又遍

與四方雋髦遊切琢礱磨才益鍊而氣愈秀巨麗之美俊逸之妙固無改乎故吾而老蒼深穩更過之方今隆平之極文風丕振才藻之士在在而樹門戶莫不自以爲軒輊杜韓陵轢蘇陸先生退然自守未始有意與之抗而彼咸隴種走僵不敢确或且望風服聽樞衣請教殆如小巫之見大巫然先生以庚辰之年服官于都下肥邸一役十二年數數過訪研性理評權文史動至夜央燭跋嗣後先生扈侯駕西歸然猶尚間歲從侯東觀則徵逐團樂與曩昔無異也煜於文詩素好綦篤而天分之汗常苦瑟縮不通暢欽

先生揆天之藻力追塵之而卓不可攀猶賴先生提耳之誨如得少醫其傖野之習者以天倫之樂而兼師資之恩其欣戴銘鏤爲何如也旣而先生嬰疾痾卒以丙申菊月游岱宗識與不識莫不痛惜骨肉之際其慤怛奚待乎言琴鶴堂詩鈔三卷先生所手自選也先生八斗之才流水行雲之思其成也易故不甚靳惜吟稿隨手而散存者不多今又就其中更加鈔是以僅僅止乎茲然讀焉者諷味不置則先生之所以陵跨一代而媿古之作者固自居然可見矣先生生在日嘗袖此編而見左顧懇囑曰汝其評而序之

煜敬諾閱三四載未及綴橐而訃來自西夫煜之心則以爲吾兄之充壯可保行二三十年具爾惟其所恃以至於斯非獨懶慢之譽也今試展斯鈔欲製序則哀鯁不忍欲輟而勿作則孤負夙諾將如之何而可然已諾必踐者公義也不忍裁序者私情也在泛泛之友且不敢負生平之久要矧同胞乎於是抑哀而強撻觚然其批評則猶俟異日焉噫不文之言奚足以揄揚鴻製而慰逝者於泉壤特自盡吾慳慳翬翬之心而已

天保戊戌暮之春

紫溟古賀煜撰

琴鶴堂詩鈔卷一

穀掌古賀燾溥卿著

男 坤元載校

賦

夢昌平賦

擎斂氣肅沉寥天高雁字橫乎碧落蛩吟奏於蓬蒿菊傲霜兮三徑鶴警露兮九臯蛾影嬋娟叢華玉桂鯉風颯沓海鼓雪濤嫠婦當此下機噉咽逐臣於焉弭節牢騷美人南浦寒蘅蘭而緯繡征戍北邊荷戈役以劬勞嗟斯景之悽愴矧我心之鬱陶於時短檠倚壁素瑟在堂却黃嬾不御拊二毛自傷豈無他人

不如同姓獨似游子每思故鄉踏世路之嶮巖竊悲
檻穿臨愁城之巖窠誰破金湯憂懞懞其填臆泪淫
淫之承睚千鍾紅友難追竹林之阮一枕黑甜聊做
蝴蝶之莊洵想思之交感匪騎噩之渺茫爾乃超八
紘踰九有凌滄溟歷山數絕梯廢航安脰拱手若導
我前如推吾後十數州地幾點彈丸三千里程一堆
培塿及其東海既窮大都是走帶河礪山固霸基于
武昌幕衽雨汗觀都會之財阜文經武緯猗嗟昌大
君之邦仁漸義磨信不負天下之守馳霞關而踟躕
望萸汙以進趣彩虹湧水猶記買艇汎茗溪萎葉搖

風緬懷送人綰原柳茲昌平之有學仰仁里之蕃盛
登歸臥之新亭慶高堂之康壽鳳騫虎騰避三舍于
白眉磬折蒲伏問六經于黃耆譬如桃李滿狄門悉
皆美器良材何讓芝蘭生謝砌渾是金昆玉友槿花
朝露腸獨斷于富媛草報春暉涕橫流乎慈母家訓
是式嘉匪躬之舊奴壺範無違觀中饋之新婦問塵
飯木馘之童或存或亾指釣魚種花之地某水某丘
駿臺授簡陶嘉月而留連先生溘焉燕市悲歌奏秋
風以憤激俠客在否讀壁間題字憶曩者之雪螢吊
地下脩文饗爰茲以鷄酒懿夫日就月將帝王仁義

之道是仰是鑽博文約禮詩書聖賢之言必窮必討
抉石室按韋編商顛周噩最其獵精握蛇珠抱荆玉
陸海潘江恣厥振藻腕中無鬼驚鸞狀夫運毫筆下
有神飛霧擬彼屬藁眼空千載期大有成心究九流
嘆未深造悟暖姝之可憎尚周流之及早逝將追我
舊游駕言攜茲同好欲遍轍迹於葦原聊爲權輿于
松島愠羅义之來侵策蝦塞之可保心恢恢兮隘坤
輿氣蕩蕩兮廓襟袍揮手別人却望并州是故鄉舉
頭見日不觀紫溟之遠道實維美哉又大哉洵可不
死而不老夫何黃梁未熟已回盧生之夢紫極將登

俄墮孫翁之身鷄非惡聲劉越石之舞何用燈對殘
焰白樂天之愁難陳嗟嗞乎榮悴互至悲歡相因有
來有往一屈一伸陰陽晝夜天地鬼神驗之於道微
之於人而況於夢何必諄諄於是余有深感焉當結
髮之耿介竊立身之嶙峋羗琦行而瑰意冀堯君與
舜民仰屋悲嘆愧枕衾於孤影陟岵瞻望感風木乎
老親大行白雲何日供養志於子職渭北春樹徒思
敘樂事乎天倫雖樂命之不疑相如苦病噫虛名何
足慕原憲甘貧長繩不繫天走烏兔雄劍時鳴志摧
風塵故形神之相接斯恍惚而逼真弧矢難逐漫寫

遺憾乎萬古桑榆可收希映垂輝於千春

金錢花賦以風磨雨洗爲韻

若夫蒲劒挺碧鞠英擎紅赫丹火于榴葢蠱龍孫乎
竹叢選南時之朱鳥畏夏令之祝融乃有子午之奇
種負貢蠻土金錢之新鎔酷類化工抱麗質之姦媾
期愆青帝呈嬌姿之便娟思殢碧翁麕眼籬邊絳色
曄曄乎晨露蝦鬚簾外清芬馥醇彼薰風戲蝶乍來
乍去午烟霏幕游蜂如醉如醒斜照輝橢爾其形摸
絕巧真神鏡而鬼鏤品格超凡賴雨洗將風磨五銖
埒名非有濟貧之實雙陸爭賭還貪得花之多簇春

葱于芭籬枉步仙媛注秋波乎輪廓買笑月娥拗來
斜插墮馬之玄髻輸去倏蹙遠山之翠蛾秀色可餐
休道郭家金穴在風流可掬夫如崔相銅臭何於是
軒楹璀璨疑剪彩霞階砌繁華祗防暴雨祈壽如櫻
花殫精誠於泰山保命肖赤子盡培養于小圃心迷
花兮情類金閨富潤屋兮光生柴戶速思放蕘欲摘
牝帝之綺篇急喚催花安借明皇之羯鼓爰嗜茄之
素敦每覈品彙之往經開生面之維新擬著金錢之
外譜嗚呼柔質難保稍觀嬋娟之凋萎大期茲臻不
俟風雨之飄洗終使花影髣髴不離目前香魂渺茫

空埋塵底霜露之慘悽追憶盛時螻蟻之蠢蝮孰吊
遺體歎衰榮之糾繩憐愛玩之甘薺焉因天地之爐
九府可輸夜落之金錢徒供耳目之用一時難比秋
登之粒米繫彼芝草慶雲炳嘉稱乎漢書今此盆栽
圃植符休瑞于戴禮深感地異木天試賦才於豐庠
獨思身儀梁帝播縵藻乎殿陛

倣九歌

用湘夫人韻

美窈窕兮宜脩儵緯繡兮愴予湘水咽斑竹愁風蕭
蕭兮寒雨下登層樓兮遐望朱絲瑟兮更張魚何上
兮竿頭燕何巢兮幕上矢余心兮馥若蘭指皎日兮

誓言意蹙蹙兮孽涕臨江流兮潺湲汎汎兮楊舟蘆
中兮容裔棄柁兮捐楫終朝在今水之滋眷予美兮
綿邈顛鴻冥兮鸞逝遠埃埽兮溷人翩然遺兮冠蓋
導絳河兮注池摘星辰兮葺堂廣寒宮兮接棟紫霞
寮於雲房臻帝所兮晤言觀真宰兮弛張鈞樂奏兮
絳馭桂華粲兮飭芳滌煩兮疏穢浴余軀兮芷蘅萃
衆美兮盈肉驅虎豹兮出門期浩蕩兮無關朝暾出
兮翳雲塞青蘋兮鬱林折素梅兮曲浦信余情兮騫
不昭逝將質兮聖者時荏苒兮不留獨寤嘆兮誰與

五言古

憶昔游

天生一狂生置之西海西突兀頗殊衆呻吟偃卑栖
追懷昔游日豪氣誰得齊請聽我放歌援筆且試題
赤螭游冀州蛇蟬爭江海扶搖玄雲朝天裂泣真宰
虎豹不敢咆海族懼囚罪士遇千載期頴脫知魁壘
藏器在自強時來恐不逮德崇天爵尊不朽文章存
吾道在經世豈徒附空言造化忌俊物功名不須論
何彼逢掖子適燕南其轅高者屠龍技卑者東郭墦
目睫不自視童習至白紛各自阿所好澆風變淳源
誰繼大禹蹟力能回狂瀾歎此可如何逸氣徒橫奔

遙遙華胄後我家混寒門少小無檢柙圖南慕鵬騫
不學一夫劔愧著溺餘冠落落英雄事向誰吐心肝
抗志浮雲上氣壓西崑崙紫溟爲勺水有礮是彈丸
回首視一世俗物如蠅蚊用是獨自壯狂態已驚群
我公道超古游刃侯國官 幕府聘賢良經緯天下
文遲遲墳墓國睠睠舊君恩高堂有垂白留我仕舊
藩維上章渚灘冬景屬辜月雪華大如鷺泣寒凍毛
髮揮手辭鄉閭壯心何蓬勃健鶻蹴層雲怒鯨起溟
渤慷慨吐大言萬里期滅沒我情豈有極我軻旣云
發豐城九州喉劍氣射龍窟揚舲濟禰海豐浦古帝

闕吊古悲風來痛哉士與卒胡以暴易暴興亾誠其
忽繇繇山陽道水陸無常程濤高廣陵潮嚴島象蓬
瀛泱然黃薇國土沃饒民萌考繁碩人軸黃葉映山
亭晤言松蘿側挹此箕穎情吟詩對雪嶺遠響奏雲
英岡山盛府學盈耳絃歌聲烈公存遺烈民口代碑
銘弭節浪華上千市環崇城崇城何揭孽淥水漾連
薨峩舸塞中流樓上簫鼓鳴粲粲紈綺子陶頓相將
迎耆英有竹山礪礪轟大名堂構寧馨兒一夜十賦
成諧我披雲願還動太史星不惜齒牙論義激山嶽
傾日麗丹鳳闕佳氣繞帝京恭惟
天統永二曜

同光明九衢平如水冠蓋朝公卿殷然銅駝陌寶閣
雕琳瓊中州清淑氣劬礪育精靈彼其都人士洵美
而且清才賢比肩出摩軋競從橫譬諸玄圃上珠玉
相晶熒番番淇園叟七十方講經論文老益異猶聞
鐵中錚摠攬一時傑異同不必爭殘月都門道心悽
驛路鈴旅瑣親僮僕迢遙東海行厥初胚渾時巨鼇
負蜻蜒背高峙中嶽上有玉皇庭綽約冰雪山常保
龜鶴齡我欲往從之惜哉羈紲嬰函關一丸泥逡巡
天下兵叱馭臨折阪意輕棄孺生悲歌入燕市長風
立海水氣雄霸王都金湯牢基趾貯士黃金臺走狗

平樂里豪華甲寰區義俠輕生死肅穆昌平鄉鳩僂
廟學美聖澤何其遠祭奠陳簞簞攝齊以外堂磬折
逢高士溫溫煬德和疊疊研至理眼穿四庫書胸蘊
古今史周旋操觚徒騰驤盡駮駢疲鼈猶欲前者鞭
何有竢矯彼南山箭誰嘆曠野兕春滿栗山堂先生
粲啓齒顏貌燁如仙手掬暮山紫宴客不知疲花暖
鳥聲喜醉後梁甫吟琴聲鳴鳳似先生掀髯起授簡
命小子四筵相顧驚自嫌雕蟲鄙窮搜賢雋窟千百
未知止每恐名利途誤招呈身恥高秋上鵠臺水急
松聲哀何地理驍骨遙酌一大盃愛嶺空晚眺房總

山色來霜涸箭口渡寒發卧龍梅烟花日暮里飛鳥
山崔嵬乘興舒心錦山靈亦妬才乃欲探東隅復理
遠游策夏風短褐輕新綠染行客莽閭總毛野眼界
無垠隔侵雨宇都城羈魂淒蜀魄曉行入翠微穿靄
暗山驛稍到日光嶺琳堂插霄碧瑰麗睟神劄風烟
森檜栢跂踰重甍峻俯出土囊窄湖光皎絕巔瀑聲
裂萬帛避雨山夔棲憇雲天狗迹竒窮翻抱浸漂至
自咎癖出險遵微行未嘗暖孔席箐土訝夷言曠原
防毒石際暝投白河笑言始啞啞賢侯事勞徠民富
田疇闢廣子袞然儒風流稱詩伯旣覲心則降庶幾

永無射水木觀魚亭丹青文辰宅天低高子陂白鷺
峰將夕沈沈素封家其先似躑躅三世服文教胸吞
東陸僻相見巖山生昂藏出常格一龍又一蛇深山
與大澤仙游上仙垵吹簫夜月白紫氣含萬象鴻濛
茲鬱積中有五城翁名注列真籍招我侑霞觴教我
練真液孤高瑞鳳寺名僧秀今昔煜爚無量花芳蒞
堪采摭顧我污血輩無乃仙佛謫朝游宮城野末松
山透邈烏啼玉水曲燈懸鹽竈祠解纜干賀浦縱觀
松島姿松風雜龍吟孤棹破玻瓈金華東挺峙秀色
可療饑美人立絕世雲鬢臨海垂滉瀆南大洋波濤

混兩儀九十有九島九十有九竒或突然墟怒或樂
然笑嬉如兜鍪刀劔如馬牛蛇龜忽開而忽闔已合
又已離東征興西怨北取恐南遺自從有天地此竒
無改移人生一到此頃刻勝歲時長笑秦漢主好仙
徒爾爲叟攀瑞巖閣摩挲掌賴賢碑鷄鳴富春曙海色
動茆茨雨竒晴好亭縹緲西湖疑至今有遺憾不得
窮蝦夷北折入羽封采阻奮不辭魚貫度懸棧蝨蝨
僕綠肌蘭湯鳴子邑夢斷山禽悲蘄巖六百里足齟
神目疲鼓柁取上河去如流星馳兩崖挂飛水四十
八素絲斜景隱遠岫微月在漣漪夜宿清川家賒酒

且燕私篙師霑醉極高唱庄內詞隱軫酒田縣樂土
自熙熙興敗吹浦厄膽墮石山危客境殊苦樂萬變
固其宐有耶無耶關仿佛認往基始達象滷勝十里
一盆池北溟通潮汐洲嶼紛置棋雖稱松島亞屹然
校雄雌午鐘蚶滿寺金刹耀水湄漁艇棹櫻花尚想
西行師豈無神女靈驂鸞弄參差擊汰肆搖曳襟向
明鏡披醉枕黃生股朗吟伯羽詩咄咄王與侯此樂
安得知歸興向於越詭觀復在斯鼠關首西路海風
豎鬢髭北睨三韓域佐國小立錐新瀉大都會舟楫
比西崎慳慳尚氣矜而多輕薄兒七竒覽其二吁怪

姑舍之回復亂粉水臨淵接蛟螭奔峭捫屏風一蹶
懼僵屍道出會津城坦途脫憂罹舍舊新是圖熟路
不復追六月入東都意態泠然善膝下慶團欒兄弟
驚相見文氣益浩蕩雲山助竒絢腹無髮許污莫是
凡骨變唯願千秋業磨勵致精練沉沉萍水踪聚散
難自便秋風促西歸遠別切哀戀歸來舊園廬病故
交憂煎屈蠖敢求伸孤生恨無援顧慙海內士夙昔
言未踐百醜驅此身紛華猶內戰向來嶙峋骨摧盡
無一片菹結常長吁五內車輪轉問天天不言憶舊
增繾綣長句寫丹心吾憂欲以遣

登權現山

山在藩封西境

盆底置窯鄉仰窺青天窄竒峭挺岳形巖皴露巖積
寒嵐凝不流膚寸雲色白挾磴排萬杉華表倚霄碧
遂造絕巔祠果然羣靈宅巖腹安堂宇椎鑿渾沌厄
劈成千丈屏乃是補天石誰紋織女機素練墜天氣
終古恣飛奔殷雷轟拇跖西眸注伊溟春霞纈帆席
七嶼呼可磨渭縣不盈尺俯躬視盆底羣衆苦跼蹐
挾秘更長吁蘊真憾絕僻鸞嘯下嶽崆山禽送行客

踰冷水嶺

陳情已見允叱馭亦酬恩星言辭家室去如列缺奔

筑路踰冷水羣嶺何巒岼湧雲象炊烟狼藉隨風翻
雨氣暗林樾怒瀑雜叫猿竒景雖羅列中腸奈煩冤
赴急非憚險猶思垂堂言默禱向山祇牢晴速征轅
爲仙臺大槻國手題桐隱公子所畫護園八彥

圖

護園執牛耳諸子在下風瘦貌纖目者韻度知徠翁
把毫耽吟咏乃是縣次公東野時左顧春臺儼坐容
南郭手持筴瀟水仰瞻空金華盃未醺江陵拱手從
八彥各卓犖從容藝苑中亾論方內外仰慕奎運隆
安得九京作文化煽大東

舟過播洋

東旭跳波底滄溟變紅洋挑蓬雙眸眩疑入歐羅方
布帆幡其腹屬厭西風長歛如流星迸顧眄失山陽
阿封脈將斷淡嶼在蒼茫紀山東蜿蜒巨播獨屏墻
摩豁脫盆甕奔騰出囊箱乃知堪輿大敢云粟散鄉
蜃氣含室縣赤城朝霧揚松翠舞子浦須磨在彌望
瞬間變佳景詩句溢繡腸唯憾公程速羈愁不可攘
勤有亭詩恭次先尊詩韵

遙遙炎漢後大東蕃子孫我家豐沛地西肥西介村
先正應 幕辟不待稱頌煩留仕守墳墓獨荷舊國

恩東西屢奔驚儒吏務并繁性僻愛田野先廬每眷
言禾麻映牖戶茄豆簇籬藩仰觀勤有字羹墻目前
存庶幾今而後黽勉光劉門支葉豈無本派流必有
源貴賤安所適積善是培根服膺肯堂事遺訓永不
諠

北山多佳勝墨客法侶往往而有予將結社設
會出王游衍而韁鎖未脫悵悒久之暇日聊摛
鄙藻以貽山中同志

中歲頗學道粗知窮達命自相無戾骨久嬰子桑病
主恩未挂冠懶真厭華競放心於八紘覲獲心迹併

已艸北山移難求勾漏令安攜支許流風月恣嘲詠
理策擬探竒縛茆思適性晞髮立松風洗心對月鏡
複岫翠嵐凝澄潭殘月映猿鶴時啾啾雨過千峰淨
鬪草訂游期賞花寬觴政笑彼山中相而思西方聖
桃李非我春松栢獨也正懷哉物外徒欽爾高人行
煙霞換錦羅□□輕趙孟冥契莫逆心奚翅須臾敬
吏隱我已兼買山事未竟造物無盡藏天授風流柄
指心誓山靈踐言非遐負詩筒且往還勝事有餘慶
爲我掃雲石更令花木盛秋春行樂宜率爾或逢迎
無爲晦幾先搖尾悲檻穽

芭蕉

南風鼓海濤聲自綠天間有時秋雨至浙瀝過前山
美蔭落書幌繁葉掩柴關露折倒抽淨煙含斜界閑
挺挺擎異葢朱日烘麗顏夜月移琴榻清影非塵寰
無人題姓字森似玉筍班雖無仙禽宿甘露何潺潺
餐之可延壽高枝不辭攀

題羽州象溲圖

昔余遊神仙仙游卓不羣躬探造化秘口吐春華文
羽北窮象溲瓌麗無垢氛山疑太始雪樹宿滄州雲
櫻色亂素浪草花流異薰蘭撓轉灣澳洲島相錯紛

超凡神已入變境趣逾分積氣搖金刹清鐘散斜曛
傳聞 神皇后討韓此出軍煌煌寶珠氣威靈永
氤氲余情已浩蕩學仙頗殷勤願食安期棗笑傲秦
漢君斯志憾不遂蝸縮守丘墳東客談海嘯滄桑駭
竒聞懷舊增嘆惋自幸經歷勤畫圖開真面披對切
感欣遂呼文士輩摘滌播清芬君看泰華側衆岳似
蚋蚊往遊足不朽快事抵竒勲揚睂天壤間富貴何
足云

天保甲午祗役崎陽有賦

崎嶇靖洲尾殷富一龜茲漢蘭遠貿易竒貨溢海涯

鎮臺任治劇管轄事體空雄藩有肥筑間歲往戍之
維天保甲午我 公當瓜期火傘中晴昊殘炎爍肌
膚溫旨易水陸浮海不愆時槍戟排蘆葦舟楫輾漁
磯萬燈輝江底鯨鯢駭奔馳透邏抵海口恰值順風
吹大舟屹山立小舟類鳧鷖變幻觀融結將迎神目
疲諫江在莽蒼閭閻煥水坻授粲依舊館客情絕憂
危星言發諫邑谷神道倭遲春游恍夢寐酣暢對舊
知厥明夙祗役朝餐乃抵崎驂駢過鎮臺舳艫蔽海
移海崖峙雙堡敵熾凜武威蘭舶橫海路鐵城耀坤
維竣役迴轅速汗漿迸綌絺征途仍舊貫倥偬無片

辭歸帆風愈疾月彩盪玻璃更深到今港水陸相撐
支群工方鵠望路傍拜威儀皦皦曙鼓響稅鞅偃茅
茨甘旨聊勞我家眷共欣怡茲役殊神速排悶試裁
詩

七言古

書西歸途中事寄東武諸友

白望注儒籍不抵半文錢厚顏混俗吏聊從情所便
晻晻桑榆日顧影獨悽然驚見我家季天馬蹴雲煙
雨夜對床話雪晨共被眠花開多風雨告別弗少延
東西父母國去留兩哀憐維莫之春日之夕征衣忍

出紅塵陌板橋風柳綰離情愁雲黯慘紫薇驛從是
寒暄三換衣五十二日不暖席松下喝道拂宿雲村
邊錫簫駐行客赤裸輜丁勢猙獰倚閭鴉兒粉狼藉
烏騅之險吁危哉豈復曩時五丁開關門嚴重肖函
谷誰破之者只飛來妙義之峯攢鋌鏹鬼斧運風剗
崔嵬半空一幘武夷画山靈責我佳句裁寒風膚栗
和田嶺斗絕真爲北道魁羊腸俯視度鳥背四月崖
岸雪皚皚斯須霧漲公超市唯愁跌足墮塵埃褰裾
夜來攀星斗欲排閭闔朝瑤臺雲棧始表岐蘇道夾
溪齊發櫻桃梅岐蘇之山巉巖不知幾千仞岐蘇之

川沄沄日夜殷其雷猿狄晝哭熊羆吼攫柎撐天挺
巨材一時虢闕源家子巴姐事蹟一堪哀有險如此
足成業劉禪何物大不才蘇門公子風流伯不挾尊
貴爲我媒藪原笑執岡生臂肯辭一飲三百盃路入
濃江四望豁行露穿花躡青苔武功人記關原戰勝
話里傳帝車回望湖亭子磨鍼頂笙嶼盆峙小蓬萊
薰風吹使車間關平安里鳳闕聳紫霄威儼京兆氏
專對縉紳家欸眷忘彼此賜饌盛土釧占風思秦始
小君胡然天溫言慰獷鄙驅車歷河東喧填觀夜市
誰將鴨水清洗出容色美聲音冠四方況乃襲羅綺

翰苑問主盟倥傯不足視錚錚一賴襄才名獨聒耳
漢水扈載飛鷁舟浪華藩邨枕碧流劍馬奉使衝霖
雨霸迹想昔如金甌翻覆傷心吊豎子胡爲不貽厥
孫謀銅山金穴遍閭閻素封多與程卓侔撥冗往訪
丁橋宅題鳳猶欣遇良儔聯袂覓句天王寺鯨飲題
名浮瀨樓住吉之祠靈蹤古天下酒壚散百憂美人
扶醉捧筆硯瓊葩亂墜奈難收乃辭阪都行不倦攝
播海色淨於練舞子浦松如舞容赤石朝霞千帆亂
麕川信宿叅亾聊賴有谷生相呼喚翠松映席青嵐
亭新綠滴樽聽雨館隨例披雲夕陽翁懇懇停我無

崖岸論詩熱血澆一腔魔道妖風思改換獨痛缺界
大無情廣陵不見嵇中散杏坪老子亦參差咫尺頓
爲嵩秦嘆臺道女畫韵致濃長府贈篇何璀璨山陽
竒勝叵縷書赤海擊汰屬清且鎮西風物更足娛鄉
味方言較不殊古處山人投麗藻筑人口碑龜氏儒
鄉關先問石溪叟故態不改耽畫圖至家三宿猶逆
旅又從鹵簿向征途崎陽西塞萬方鎮土人自誇是
西都詩書誦說辯髮漢貨藥通商碧瞳胡堂筵饗客
傲甌亞花石供觀來吳越海堧砲臺屹城堞火雷一
發塵萬夫我更經過游龍氏華樣茗饌異邦厨題畫

渾無非遠客栽梅遙致自西湖月琴蛇絃聲淒瑟醉
甚不知至曉烏竣役歸休鷓巢裏家人爭問有恙無
掉頭不管世間事如聞竊罵舊狂奴歷踐豪華歸澹
泊譬諸鷓夷子辭越而混釣徒嗚呼余天地間一長
物安能於世鬱鬱乎鷓巢之中無共語得句拍案獨
狂呼思如湧泉吟且寫致之同調表區區寄語雄飛
雲間鳥思否小鳥在海隅

得侗庵書答以詩

我家隆準赤帝精當時伯仲無聲名雲仍之孫航東
海枝葉扶疎互衰榮乃有火國啓炎運我公稟靈文

昌星瑞光迥轉聚東井餘彩猶觀輝紫溟每有伯仲
黯無色季兮景附繼光明文焰萬丈射閭闔閭闔羣
帝相視驚天孫七襄織麗藻墨是銀河筆欖槍乃眷
西顧屢投我五朶春雲萬里生周急懇懇鶴鴿義裁
章綿綿隸萼情還思二十年前事精里松川高門地
團欒膝下樂重慶提挈不暫相乖異時我成童略解
詩仲氏從問小學義季兮總角氣食牛咿唔蒙求及
千字哀哀聖善胡的勞自謂百年長如意竭來參商
不復會平安唯有雁魚至天命豈敢怨數竒離索每
濺窮途淚桑榆落日傷遠情斑衣扇枕只憑季眼前

蠢蠢癡女兒百俗摧殘少小志低頭折腰狗世人
逡巡獨向英雄恥遙聞東床花燭期門闌喜氣恍夢寐
劉宗景福占夢祥內顧無憂在中饋崑玉桂枝未足
榮雲霄一鶚拭目視竊祝餘慶永穰穰孝子不匱天
錫類安得更追昔年歡大被長衾夜同睡

曹操橫槊賦詩

白波連山翻顛穹舳艫銜尾蔽長空此時月明星亦
少烏鵲影亂素練中北來兵勢疾於電拔山驅海破
竹同阿瞞點眼睨八極彈丸吳會不足攻橫槊獨立
知意氣歌聲激昂徹龍宮何物周郎面猶白連環放

火乘東風一戰直成鼎立勢遺恨綿綿繞江東獨憐
猗嗟啞噁際賦詩猶堪天下雄

魯西亞使者

泰西使者忽然來鐵舟截浪蛟龍竄冰海紅瀛天地
殊鼇背神山旭日旦螺髮碧瞳仰空看氣吞寰宇無
蘭漢使節空持萬里歸颶風送舟颿影亂

送洪弟晦卿于役浪華

吾弟吏才噪一邦手如霹靂快無雙
駁歷諸曹管泉穀展力千鈞鼎可扛
有時文藻出機軸勢翻陸海倒
潘江斜風細雨春云暮杜鵑花紅新綠布
祇役東向

浪華津別思淒淒芳草路山驛征馬嘶翠楊滄浪挂
帆迷朝霧浪華殷富甲寰區素封之君不知數烟花
擁市咽笙歌銅山金穴自異趣天下酒壚住吉祠豈
可風流無詩句心計休學桑孔儔好做劉晏理財賦
安得抃呼變呻吟粟紅貫朽安國步棣萼私情可割
難公家急務敢求安離觴一舉千萬囑麴生不管淚
闌干白首高堂日屈指瓜期慎勿違承歡

古擣布石臼歌應白藤鈴木君需

皇風沕穆師三古菲服宵旰御寰宇布絹稻束定租
調八區以時貢王府吳服漢服航海來創見女

工通纂組被文服織雲上人終令紈綺及編戶自從
王室板蕩來蒼黃反覆判公武素封之君程卓儔
塊金礫珠錦被土霧縠絳繚溢里閭布衣綿服羞奴
虜嗚呼狂瀾不復迴已哉頰首從商賈鈴君寄我古
擣布白圖讀引一長吁玉川之水接藍色滔滔北來
注江都川上古人搗調布石臼千年出泥塗豈亦神
物有顯晦驚見輪囷形絕殊土花剝蝕龍骨聳岷質
泐嶂嵌光枯女媧補天疑真偽嬴政鞭血迷有無岫
碑石鼓同瓌詭唯恐懷寶罪匹夫懷昔搗布川之許
女伴春相相勞劬清流濯兮秋陽曝男勸女兮婦隨

姑一川練光接天起滿野霜色連地敷珍重筐篚常
無闕風歌口碑事不誣君不聞漢文弋綈抑驕盛化
醇刑措頌仁聖又不聞衛文公大布衣勤儉有國見
歌詠此物雖微存舊章安變凜風蘇萬姓願與豳風
七月圖並貢 九重當金鏡

贈備中管茶山先生

黃巖大臣翔藝文三州遺蹟挹清芬山陽海嶽鍾竒
秀千歲文獻久不聞大和蘊蒸靈芝出奎運乃今得
夫君振衣獨立詩壇上氣參元化激風雲衆壑回春
吟邊暖暑堂飛雪筆下紛清姿迥映瓊玖色竒彩忽

疑麟鳳群維昔明聲戀舊習瓦缶雷鳴遍九垓更張
何物輕薄子別驅牛蛇張魔軍自非胸次涵百代誰
能揮斥靖妖氛君自雲韶奏雅樂詩苑共推摧廓勲
夕陽村舍想傾蓋山光嵐翠洗埃壒論詩拜我一字
師屈壘曹壻豈在外幾枉盛製問窮廬肯將神交許
綰帶病來踪迹與世疎江湖難訂鷗鷺會時聞關西
月且評備有管兮藝有賴吟夢遠纏浣花堂婆心敢
自吐肝肺誰遡開天追漢初決瀆發響和天籟

送草棟芳東上時棟芳將從家君赴對州觀聘
韓之儀

千載文人不徒死朝鮮聘會事洵美草生攘臂起窮
鄉忽向雲衢鞭駮駟經歷三都游對州雲濤煙嶂七
千里自倚健筆走龍蛇氣壓寰海讀書子小春春回
熙春堂楓葉菊蕊對別觴同社文人各有贈吾愛祝
爾爾勿忘芙蓉之山高萬仞秀絕好比爾文章北溟
之水浩無際滉漭好潤爾詩腸爾不聞神后征韓韓
如犬又遭猿王來席卷通好脩盟二百年還憾文場
少豪雋建勲絕域在此時行矣草生爾其勉

磊塊歌贈井君孚

觥船傾蟻澆磊塊洗盡胸塵一點無蓉句錦篇衝口

出疑是開天詩聖入腸腴千金不換一言妙得意淋漓大叫呼嘗慨大東奎運厄溫柔名教未大敷護園諸子如束板千秋依樣畫葫蘆其他魔軍不知數牛鬼蛇神相揶揄祇林未發優曇色驪領誰探明月珠況乃鎮西之西不知火之國文章勿論遜三都豈無英豪在草莽久刷雲翼待搏扶我病久與麴生絕柴立一類山澤癯縱有藻思乘清興精神刮盡色燥枯吾黨井收富文藻七襄天文羅雲漢欲吐不吐胸喉間如澗之酒來澆灌須臾光采眩雙眸傾吐驚視錦繡段花濃烏喧春景妍天淨沙清秋日且當有盡有

無盡無却向前古冷眼看天忌俊物不足驚詩能窮人仍舊貫前途萬里信駿蹄銜楸何得長羈絆休吐磊塊向世人好追騷雅自咏嘆獨立詩壇無與儔此樂三公亦不換今我不飲亦何言磊塊之歌博一粲

夢遊松島歌寄仙台古梁禪師兼眎大槻志村

二文學

維神孕海岳鍾美彼東陸靈斧鑱松島五洲無此奇弱齡游神仙遐觀絕世姿饑餐金華秀手折扶桑枝舟穿九十島奇極無一詩竭來久塌翼昔游慰心思豈無凌雲志畫餅徒自悲夜半御風冷然善走過東

海如閃電松翠濤白欣舊容鸞驂鶴駕駭創見蜃市
朝接晴雨亭龍燈夜輝琉璃殿忽驅金華走富春蝦
海東廻如匹練競竒逞巧心目疲刹那頓怪滄桑變
風前俄駐梁公錫花下劃見二子面霞漿遞進玉女
觴春藻好倩仙禽轉松島之靈拊我背願言永結風
月緣栩栩者蝶遽遽者周向來樂事今爲憂鯢化蠖
屈憐彼此欲往從之風馬牛憑君爲報山靈道待我
泛宅隨波鷗

酬賴春水先生見寄兼簡春風杏坪二前輩

童年熟聞渾沌社海內文章集華夏白旄赤幟紛門
墻我公與君同取捨絳帳每坐春風歸冲襟共向霽
月寫手障橫流導百川調高不願和人寡一場春夢
三十年化離東西邈風雨松栢歲寒知後凋回看舊
社解如瓦我夏海西守田園高堂白髮阻笑言拭目
廣陵覩盛事書香馥郁滿龍門關西夫子大名下一
代泰斗歸然尊君家三鳳豈復有況乃謝庭蘭玉繁
亂墜天花迸筆底倒流河水湧詞源考鍾鼓笙洞庭
野釣樂嘈嘈盈耳喧自我函丈披雲霧忘年交義恕
狂昏典墳精義指掌示王霸大略掀髯論病與懶并
殊曠闕深愧五朶問寒暄平生心事獨自是吐向知

音亦不問天下牧伯何紛紛難堪倡優蓄儒士武斷
何地說詩書文教曷足化鄉里吾道一髮引千鈞
遺賴有數君子力微笑我蚊負山支離猶懷攘臂起
上國觀光儻有時更容狂生捫蝨否

漏屋歎做某體

屋茅頽圯屋瓦毀雨穿罅隙建瓴水囊羞橐澁幾勞
探久欲脩葺聊且止鳴雷殷地送滂沱涵梁濡柱漬
床第滴向蚊厨枕夢涼逆和缸油燈花死荆釵布被
任婦收公卷私書驚余起瓦盆土鑪防淋漓臧獲倥
偬勞遷徙女奴狂走司農號蝸殼蜿蜒輻人趾蛛網

張窓祭碎珠坳堂芥舟順風駛簷馬亂嘶警急頻螻
蛄沒深疑涸鯉顧語家人且寬舒不用憂貧意慘沮
高堂大厦豈有此雨中竒觀盡屬予嗚呼吾屋雖漏
猶可居奈彼天下無屋廬

贈石舜臣

殘豆冷水食麒麟低回憐爾石舜臣妙年未嘆李飛
將獨愧劉禹冷笑人五更被薄燈影死松風挾霜砭
瘦身投筆更作牛衣泣原嘗逝矣向誰陳憐才世自
有人在且須泥蟠忍苦辛不見龍門高千仞終化三
十有六鱗

爲北筑山人題獅子圖

鋸牙鑿齒頭如銅吐舌奮髯凜威風一聲吼徹笠山
月石碎巖崩走虎熊畫工胸中藏獅子任手揮來勢
自雄勿懼深山多魑魅挂之壁上百怪空

東奧岡巖山寄其新著青葱編賦謝

百聞不如一見真停輿古松絕群倫此自域中大誰
敵詎數辛崎及砂濱風饕雪虐老根幹蜿蜒卧龍竦
黑鱗童童蓋蔭彩輿駐點點苔承錦袍新更令竒蹟
鬱終古可忍名株沒遠垠巖山處士將家冑櫛具綠
沈干城技失路東遷開酒壚削稜摧銳爲文士藤田

古驛驛東山自稱十八公知己殷勤先容表輪困投
闇偏恐按劔視錦績珠璣簇擁來燁然一部青葱史
公諸海內達鎮西貞固寒色映淝水憶我東游識面
初取醉過君鑿杯居提攜薩客談竒勝君道盍來觀
停輿擊鮮捲白糝枝下風奏笙簧皦繹如我歌快哉
躑躑舞君亦惜別引吾裾別來萬里經四歲我更蝸
縮偃蝸廬庭有一株矮松樹相對兀兀送居諸擬看
崔嵬拂雲幹人生幾何計大疎得君斯編神沮荅奚
翅蹄泔比河渠停輿松停輿松闡幽拔滯飛芳譽爲
語松靈應有報遣君抱負日發舒矮松矮松汝何賤

伴我散人散如樗

贈先鋒將軍歌

男兒在世不試才先鋒將軍亦快哉無事屈彊將一
隊寇來踊躍進爭魁新聞東極風塵動邊警殷耳如
萬雷太平人骨軟於絮總覺腸中著寒灰知君當此
尤技癢醉後歌激唾壺摧坐論不若練兵急拔劔決
雲雲亦開貝冑朱鉞爛驚目策連錢馬叱咤來鏤衣
須挿可兒篠胡箠好橫源太梅梨花一槍前無敵電
光倏爍泰山頽君不見我 藩堂堂萬方鎮由來士
風重威震刎頸傳刃不敢辭一死如芹蹈霜刃嗚呼

千歲機會不再來先鋒將軍要奮迅勿徒好勇且好
謀輕財下士攬豪雋方寸難窺龍虎韜鬼神不測鳥
雲陣吾誦此歌贈將軍但聞颯沓林下天風振

狗日拜年歸後有賦

頑雲模糊掩紅旭滿空撒鹽凜風威顛倒衣裳詣宗
祆遵彼微行疾如飛深厭拜年禁不得東陌西阡投
刺稀野梅出墻駐行客川水漲波映朝衣彩霞一抹
迸雲罅俄頃春天麗日輝歸來笑對拜年客椒酒哄
堂何莫逆此生本合混漁樵叨厠朝紳常促迫準擬
青春江山遊靜古之館蘆中宅

題灞橋跨驢圖

灞橋風雪天正陰寒威如戟衝骨深中有蹇驢載詩
客孤高消瘦想胸襟蹴踏玉塵獨乘興高竦肩峰做
苦吟萬古襄陽名不滅驢上詩思要推尋君不聞朕
不棄卿卿棄朕豈無才略挺古今天寶季年久釀亂
未聞諫輔禦驕淫高人見機不肯出鸞鳳何棲枳棘
林

讀岳武穆傳

渡河聲絕宗澤死精忠岳飛接踵起區區臨安小朝
廷甘事犬羊不知恥聲勢唯賴岳家軍氣吞伊洛已

披靡姦檜罪惡上通天十二金牌殺義士噫嘻忠寬
如侯古今無身後大名動堪輿大平士氣似綿軟利
害如髮驚且趨安得精忠堂堂如侯者情夫立志廉
頑夫

書近況寄封內同志

赤脚踏遍四十州卅年東武接時流歸來田園人非
舊咲我龍鍾霜滿頭草堂琴鶴新遣興勝地詩酒頻
催游宿雲朝披登山屐孤島宵維載月舟經世有志
猶未就每思後樂將先憂我公盛德不世出欲使
文教四境周恩渥不敢乞骸骨銜結有志猶未酬誓

期文運挺千古
夏吐底蘊獻嘉猷
磨璞洗瑕各努力
風動有礪之神州

琴鶴堂詩鈔卷一 終



081
止 2-4

穀堂遺藁抄

四
止

琴鶴堂詩鈔卷二

五言律

賦得衣冠起暮鐘

蒲牢忽警暮已唱醉言歸藉草遙呼馬倚花且整衣
墜紅冠上重浮蟻盞中稀似是解留客趁人鶯鳥飛
曉行

匹馬馱殘夢夢中驚驛鈴穿林失片月渡水踏三星
霧市人遙語霜橋客已經雲隨前路白了了辨山形
贈中村士德

滔滔天下是吾道果如何之子振千古力能障九河

0952
17=15
7



寒松憐舊態朔吹應悲歌所貴知音者從來不在多
送僧一能

狗性大悟後狐精不入禪山河唯鐵鉢捧喝幾猊筵
花擁神州麗雲橫越海懸此行振祖教知有法燈傳

春夜

平生多逸興陋巷況春風暮色梅明戶夜烟星動空
天慵幾酒伴人事且家翁滿目逢佳景新詩得不工

觀獵

一聲鳴霹靂馳獵正秋晨策馬風生耳射雕雲壓身
平原凝殺氣陰霧卷黃塵歸騎多霑醉灞陵尉不嗔

深宮怨

獨記長生殿雙星誓不虛一同秋扇棄無復翠鬟梳
玉砌雨桃落玳梁風燕疎笙歌墻外過何處駐羊車

將家怨

青春猶自惜膏沐爲誰容疎夢不到塞新愁空塞胸
邊霜思疾苦閨月懶裁縫娘子軍如出戎裝競戰鋒

海上怨

君似波間鳥風烟失羽儀妾如海底石潮汐沒容姿
鮫泪長添怨鯉魚翻作疑安能繫百丈颶母滯舟期

農家怨

脂粉太狼藉新婚入華門
縞綦誇妯娒井臼養椿萱
符牒徵丁遠鞭笞供稅繁
鹿車好相伴盡室入山樊

自相

自相無戾骨兼知少道風
心身填海鳥歲月食書蟲
看劔來秋氣銜盃向碧空
敞裘栖破屋猶自說英雄

地球

圓球標大地一氣轉周天
日月分三帶波濤別五埏
大倉嗟比粟九點笑吟煙
萬物靈名在誰能共蠢然

醉吟

滿懷皆妙理自覺醉來真
下物唯秋月飲朋有古人

琴清諧唳鶴露浩冷吟身
任腕揮毛穎頌成似伯倫

又

晚歸僂謝客水木進風涼
親莫過紅友量唯畏素王
乾坤容我傲冰炭笑人忙
新得神仙訣醉鄉日月長

游北山得竒蟠根

咄汝輪囷質千年乃遇余
先容憐古昔拜丈送居諸
龍勢看蟠室巖形忽對書
爲謀栖息處莫若在樗廬

予所居
曰樗廬

題藤房遁世圖

嘉遁傳千古堂堂一納言
浮雲纏帝闕孤杖向僧門

南北天時異行藏世運存遙憐芳野上回首戀中原
閨怨

結髮事他人矜持自惜春如何金革事空誤綺羅身
臉映桃花泣眉將柳葉顰細思偕老約無計靖邊塵
欲出遇雨

筇笠乘斜日游春欲出家慵衝十里雨恐後一溪花
蓑囑隣翁借酒隨村媪賒芳菲沾濕好何必待晴霞
河上納涼

四萬八溪水會成河上流風聲激釣石波沫濺漁舟
論景寂空月試涼先遇秋櫻花雖異節仿佛嵐山遊

明善堂發會時將有 東宮入藩之事

經筵培國本黌舍會同人梅外語含笑鶯邊詩競新
書生獨白髮藩邸絕紅塵屈指西歸日將隨有脚春
春雪

霏霏猶積素點點已凝華柳上微混雨梅邊稍帶霞
棹回剡溪月驢到灞橋家更愛消融處香泥粘草花
水上梅影

溪上梅如雪清漪亂縠紋浮香迷水族鱗影走波臣
變幻疑冥府彷徨遇洛神尋常非一樣林下淡粧人
醉六堂醉別

驚鷗盟叵恃邂逅是離筵淡月添詩思輕風助酒權
老懷春不惡青眼客相憐從此如牛女會言隔一年
壬辰除夜

搔頭無妙策遮莫電光過守歲妻陪飲送窮文代歌
螺聲驅臘盡梅蕊洩春多填海心徒切頽齡其奈何
春抄游靜古館

曉雲籠淡月心快早行時檀野鐘聲隱金村日影遲
庭憐紅綠換身合靜忙空閑課芟鋤事農樵多舊知

雁字

怪底北來雁雲霄書字勤數行湘水雨萬點衡山雲

只寫悲哀意難呈錦繡文深憐上林苑繫帛事空聞

癸巳元日

迎年仍舊貫心喜似童兒詩厭除元套座慵賓主儀
雲霞改臘態梅柳逞春姿白首殊羞澁新人舉案時

農務村村急

民事不可緩村村正急忙風蓑臨畝亂火傘向天張
雨裏插秧疾月前荷鋤長請看盤上粒辛苦使人嘗

五言排律

賦得春色滿皇州

春寂皇州好景於週歲竒煙和千里野風靜萬年枝

紫氣標蓬闕錦波漲鳳池流鶯隨度曲細雨促耕犁
華蓋逢花駐小車輾草遲登臺淳古俗曾不讓熙熙

賦得綠篠媚清漣

溪岸琅玕迸川連綺縠龍孫抽淺渚鳳尾拂幽澗
壓雨垂垂合裊風脈脈親綠濃臨石髮影動散波臣
薄暮煙添色清宵月有神疑將湘水淚媚態染來新

寄祭酒林公

豐芑天孫國飲和聖代人璧奎東輝海象緯北拱辰
燮理巖廊上風霆率土濱八紘從柄馭萬物荷陶甄
實是源君德恭惟覆載仁肇基構室久拔劒剪鯨

頻豪傑總歸命英雄自有真投戈脩禮樂施教敘彝
倫智鑒貽謀善武宗不殺神周畋訪釣渭湯聘向耕
莘時彼林夫子早爲入幕賓講經扈征敵委質在康
屯密勿籌前箸便蕃寵席珍許衡勸學切蘇綽進謀
新拯世冥冥際報功赫赫辰名宦上又上道本醇乎
醇文苑尊司命儒流瞠後塵階庭繫玉樹寰宇望祥
麟華族齊江管且評擬孟荀繫公挺異質維岳再生
申霞舉閭臺客花生太白身鸞毛渾錦績蛛腹滿經
綸克讓通侯爵不驕介弟親太梁公子轡粟里逸民
巾屢聚友朋益常存鄉黨恂董帷將馬帳谷札又樓

脣遵養茲虬蟄乘時果蠖伸終遭冰鑑擢荐覩福祥
臻濟美光千古蜚聲動九垓會朝參大議訓胄式成
均鈴徹虎闈雨瑟鏗槐市春頌聲何藉藉躬化自彬
彬一顧重樗櫟片言通鬱湮察幽識藏器疾躁杜奔
輪燾也懷深感嗚呼請試陳弱齡無檢桺傲骨頗嶙
峴臯澤嗤微翼汀漳恧促鱗志唯期磊磊業更厭斷
斷每慨龍顏裔而混橫目民中年稍悔悟徒爾尚頑
囂堂豈任塗墍淚多滴苦辛吾翁富學殖辟召起沈
淪桑梓白雲外園廬紫海漣夜憂思扇枕秋興滿鱸
蓴遠省情常切壯遊氣始振燕臺賢俊藪要路利名

津各斲荆山璞爭騰東郭魏驚竒堪舌繹傲病笑眉
顰螢雪纔踰歲還歸已逼旬德門悲緯繡忝謁懼逡
巡以彼軒裳貴接予皂隸臣贈言銘骨髓賜藻勝金
銀激義異鑽隙含恩同吐茵梯航歷艱險棲止舊松
筠較覺浴沂樂翻甘咬菜貧孤觴吟皎月長嘯瞪清
旻偃卧偏晞葛揣摩固賤秦劇礪孫去類存養冀成
純輝映層霄鳳大期上古椿栽戕記眷眷瀆聽傳恣
恣竊捧美芹獻恐遭如屋隕□□□□□□□□□□
□誰者非兄弟達觀盡比隣憫愚知不愆來誨待書

紳

賦得蟻穿九曲珠

一顆鮫人淚九迴智者心玄駒貪蜜切紅縷貫珠深
乍訝愁腸繞漫疑幻影沈鏡花斜接續月兔緩侵尋
彳亍迷盤谷牽纏歷曲尋因慾終成計傳奇盛至今
深思穿穴巧天地有神鍼

賦得濯足萬里流

浩流何蕩蕩濯足海門潮鼓浪長風怒醮霞旭日跳
島間分郡國帆影沒雲霄霜涸魚龍窟霧迷烏鵲橋
青冥元氣合簇擁衆靈朝遐想窮神怪高襟接次寥
巨鼇呈鼎屢姹女對妖嬈秦漢君安在仙山路不遙

甲午馬日對梅有賦

梅清人不俗鶯囀酒殊佳屐響來閑戶箏聲出小齋
頻逢春事好自與野情諧行藥穿林藪約僮掃砌階
喜心憐節序韵致送生涯風散窮愁態雲興磊落懷
乾坤隨卷帙品彙供茅柴樂命奚疑惑茲言庶不乖

借書

功名還造化且擁百城書挾秘移津逮校文象石渠
九流將盡汲四庫豈留餘香氣薰牙錦涼風走蠹魚
仰天時絕倒拍案任狂疎萬象歸牢絡七情互發舒
美哉誰易色旨矣不嘆魚清福洞天上乾坤一草廬

澹雅亭送原田生東游兼寄東都同志得啣字
寒景膚生粟淡交味不鹹早梅春已滿西嶺日猶銜
祖席悲兼喜此亭雅隔凡雲霞伴負笈風雨想征帆
文思如波湧高懷維石巖爲傳好消息咄咄異空函

七言律

秋懷八首

西肥城郭古諸侯滿目人煙接地浮紫海潮聲高永
夜天山雪色入深秋白沙衰艸行臨野落日涼風獨
倚樓十歲龍鍾書劔客追懷往事不勝愁

其二

獻嶽風雲接鳳城千秋佳氣護昇平御簾朝卷宸園
雪玉珮春薰左近櫻猶有明堂頌正朔依然國雅會
公卿西溟賤子如蟲蟻憶昔觀光入帝京

其三

獲鹿中原始偃戈燕都一百二山河金城北倚星辰
起天塹南邊渤海多蓮幕霜深嚴禁籞玉樓花暖競
綾羅西溟極目者誰子腸斷秋風陟屺歌

其四

豐王一劔定中州大阪名城控上游久使益揚稱沃
土頻聞河渭轉漕舟歌聲春合煙花市客夢風寒蘆

荻洲自是千年藏霸氣龍盤虎踞亦金甌

其五

化外群邦限海濤崎陽山勢自周遭狼煙直上塞雲
折鼉鼓遙鳴邊月高新有折衝歸魯舶時聞作賦接
吳騷藩翰殊績堪深喜更使神機合略韜

其六

松洲象溷盪蘭橈越海長風客袂飄日嶽泉聲朝漱
玉仙臺月色夜吹簫馬遷藏史名山在范蠡泛舟湖
水遙東道主人多契濶故園生事自蕭條

其七

碧海雲山秋氣清西風孤雁過高城三冬文史違心
事百歲光陰擲利名空想甘棠歌蔽芾曾聞殿檻折
崢嶸哀哀赤子勞田畝進奉何須充大盈

其八

千秋意氣向誰論自恨平生未報恩雨洒空牀寒破
褐霜摧枯柳靜荒園山陽聞笛秋風淚湖海懷人月
夜魂獨立天涯回首處浮雲慘淡向中原

病懷八首

黯淡城西一病夫十年漫擲兔將烏月庭蟋蟀悲秋
枕風慵藥湯咽夜爐何物小兒長弄我任他缺界少

全軀只賸形影互相弔然得死灰返故吾

其二

芒碭龍種久寥寥浮海幾年華胄遙且伴魚蝦群井
沼豈無風雨斑雲霄肇基籃縷傳精里餘慶縫衣入
幕朝潛見有時何足道深慙狗尾續文貂

其三

小小好奇談六州凜然霜氣直橫秋英姿日耀三珠
樹文手雲標五鳳樓鼻掩腐儒今古臭腸回杞叟地
天憂病來殊覺銷精銳猶耐桑榆末景收

其四

先朝遺愛口碑間益詠甘棠去不還結草有心無日
報熙臺遭化一身閑儒林榮寵金蓮燭學士清標玉
笋班獨捧遺篇堪哽咽寒門恩義重於山

其五

承祖國恩感正深江東桑梓隔商參魂驚白髮高堂
日淚洒春暉寸草心李氏每酬投李句叔兮猶共對
床吟謝家蘭玉何曾及獨幸傳經勝萬金

其六

青衿挾冊入周庠磨琢幾年玉未光宿昔金蘭多錄
鬼卽今儒吏各殊方駿臺授簡悲明月竹老期程感

驪驪知己千秋自難遇二三兄弟豈相忘

其七

郊村南對小芙蓉精里草廬似臥龍萬卷擁來城不
假孤雲飛去意相從春窻月瘦梅花屋秋舍雨疎蘭
若鐘簿牒何曾礙幽事羊求林下每逢迎

其八

傾陽葵藿感恩頻一割鉛刀判此身欲請長纓南越
繫夏期陳粟大倉因舊邦寧乏維城子沛澤同期有
脚春休道書生竟無用古來經國出誰人

贈僧良愚

踪迹任呼馬與牛罪科獨自在風流病來真懶無三
益方外新交得一休雨暗花臺成妙偈草連紺字寫
閑愁平生獨羨君家事水宿雲游六十洲

蔡琰別子

青年忍死嫁匈奴幾歲穹廬育小雛忽遇鄉書天外
至愁看白草眼前枯孤飛漢月歸梁燕長望塞雲失
掌珠努面哀啼腸寸寸一十八拍盡嗚呼

贈塗維鷹

皇和大雅古風存煜爚名篇象緯繁知是擷芳三代
集居然比玉一家言美人春遠花間瑟詞客秋清月

下樽六六歌仙仙去後憑君更欲及淳源

寄長崎榭林公極

藉甚鑿名三折肱名都勝事富良朋歌聲沸地重陽
舞火影連山七月燈蘭國異人聯坐榻杏林小子遠
擔簦踟躕緬想西方美夜雪溪舟病未能

示洪弟晉城

伯仲壘篋本自深天倫況又互知音一官汝是屠牛
手多病吾如伏櫪心已許功名探虎穴好將文翰映
鷄林平生寔是關心處風雨對床靜夜吟

寄題東都復原樓

百尺樓成人欲仙關中萬象落襟前簾開霽日橫江
練窻散朝雲聳嶽蓮九夏高堂違扇枕十年孤宦賦
歸田誰知遠夢平原上更有和鳴雙鶴翩

寄清鑿胡兆新

濟世神功藥一囊異人忽爾到扶桑旭輪跳海紅霞
湧鯨背摩船黑浪揚漢館月明莊賦就越天雲起烏
吟長近聞崎港人相慶妙訣誰傳肘後方

閑居

千載腐儒一畝宮癡聾自似好家翁談禪說鬼官途
外品畫訂書病課中竹裏吟詩侵夜雨花前扶醉立

春風獨餘素食違心事無計此生免五窮

聞家君藏書盈萬喜賦

我公牛耳主文章萬卷森如二酉藏蘭麝千春薰鄴
架鬼神終歲護山房家無長物唯黃妳門絕雜賓對
素王從此東都莫汴上仰瞻奎壁益光芒

奉寄荻戾

東都置醴及家翁身在舊藩立下風春苑賞花延韻
士秋原觀稼卽田功野芹思獻豈殊昔淇竹有歌期
頌公苦口不勞饒舌語唯期樂善始終同

夏山欲滴

大小參差米點山濃陰欲滴碧孱顏一擔愁濕溪樵
駐孤笠禦濡野衲還夜雨無聲驚板屋朝吟有色漲
柴關岫雲林靄添姿態畫意送將幽几間

琴形硯爲堤氏

何來一塊補天餘寵貺千秋琬琰如泓蓄龍蛇宜健
筆琴標鸞鳳象佳書誰將燕石嗤農父長見紫雲護
草廬欽仰此君貽厥善研田家世力耕鋤

宗智寺此 藩祖廟祏所在

戎衣定國樂田園當日菟裘大刹存花散春林隨夕
梵月清秋水照 英魂庭留鰈域貞珉古碑志豐臣

賜姓尊欲識辛勤成創業河山帶礪附 神孫

賀賜金堂落成

卜築功成絕垢氛兒郎偉唱上梁文墨池洒筆龍蛇
駭茶鼎燕賓鳳雀群石化羊形隨叱咤花移仙種散
芳芬君家別有長春在幾歲回生遠近聞

寄賴子成

屈指當今海內朋才名君獨自超乘詩傳陌上歌聲
遍賦就都門紙價騰花月遣愁紅友狎文章洩秘碧
翁憎賈生既有治安策前席寧無顧問承

山寺

山堂蝙蝠近人飛百八鐘聲出梵扉臥石蘚封碑字
蝕古龕雲濕佛燈微煙花長作布金地蘿薜恰裁無
垢衣寂是清宵祇樹下一泓秋月照禪機

舟中

無邊天海一舟中帆腹飽風摩碧空簫鼓波傳龍女
窟金珠月耀水晶宮洲碕瞥眼寰瀛窄鬣浪濺盃氣
象雄爲報篙工試尋覓蓬萊仙島路應通

古戰場

平原人斷夜冥冥孤客深秋偶此經寬氣長凝風勢
猛愁雲不散雨痕腥幾群鬼哭豎毛慘亂點燐光接

眼青請看功成枯萬骨將軍能不念生靈

早朝

天雞一唱啓天關
劔珮趨朝紫闥間
仗外露花沾革履
馬邊風柳裊金環
日華徐動仙人掌
霞彩遙揚玉笋班
中有朔來稱執戟
小臣猶每近龍顏

蒞學特命士德講經詩以賀之

經筵盛典及家臣
千載儒酸吐氣新
鐘感誠心台座近
草加風勢化功淳
漢靡誓古書生貴
魯泮采芹詩頌頻
此去登瀛知不遠
套光西轉照沈淪

雜感

回頭天地鬱心胸
世變看來總幾重
鐵艦纔聞防魯寇
星槎遙欲向箕封
卽今川水誰爲楫
何物草廬久臥龍
側聽廟堂宵旰意
賢勞最在大司農

又

病來秋氣轉蕭疎
烏雀啁啾弔獨居
身瘦已移沈約帶
眼昏慵著左丘書
一盃聊且酬窮鬼
吾道終當附散樗
錯料生前無限事
好將市隱學樵漁

又

閑散身居雁木間
靜軒寄傲且怡顏
也知金馬堪逃世
未有青錢辨買山
病裏歌聲時代哭
懶來仙術只

成頑儵然閉眼拋書外孤鶴秋雲與我閑

梅峽樓

縹緲半空梅峽樓彩霞瑤草繞仙丘如何老子婆娑
跡翻許吾人汗漫游筵收雲海無邊色地占河山第
一秋更從眼界標佳勝八詠嗣音沈隱侯

聞江都災

陸續書郵走萬方江東災變慄心腸颶風卷地洪鈞
轉煙焰漲天赤道長忍使生靈投火井那論玉石碎
崑岡喜聞藩邸真無恙應是鬼神攘不祥

又

霸朝警備似防秋天意如何肆鬱攸貢篚卽今宐恤
困徙薪當日不聞謀人行焦土悲朱邸鬼哭春風戀
綺樓萬古聖林堪庇蔭我翁安穩在湯洲

醉歸

平生鄉社意相憐招飲況逢烟景牽不忍多忙逃酒
裏難扶壺醉倒花前人歸深巷聞扈吠松暗幽窻伴
鶴眠清曉夢回殘漏永依然學士舊青氈

擬寄留學生晁衡

長風破浪一書生秘閣當今騁大名異域君臣新結
義故鄉桑梓豈忘情夢回三笠秋宵月賞隔九重春

日櫻側席方思懷璧士歸來早照舊神京

寄題白河藩吉村大夫別莊

晴好雨奇一幅圖南湖知不讓西湖日升若木回魚
鳥秋入河關澹菡蘆久有鄭僑傳政績新聞賀監賜
名區觀風憶昔窮東海傾蓋無由接大夫

家君自對州聘韓之役過我肥展墓及其東歸
奉送到田城驛奉別時南筑安元樺島二子亦
送行在此悵然有賦恭用家君詩礎于時辛未

七月廿八日

昨宵今夜錦衣前故國他鄉皆別筵送父地還經養

父老年情更過他年對封旅館憐同境南國佳人濟
大川難奈明晨星散去親闈遠在白雲邊

寄懷太田南畝

誰憐四海結交多東望美人奈恨何自有吏才鳴霹
靂兼知文氣注江河秋風燕市漸離筑春月西溟子
夜歌爲報鍾期相遇日玉琴更欲奏洋峨

寄僧古梁

蒯緱曾寄梵王家尚想玄言對雨花若木朝吟翔瑞
鳳仙臺晚酌醉流霞茲身真似浮雲變世界常將覺
路遐大道本來無彼此折蘆早泛海西涯

寄大槻子繩

洛閩道體墮言筌儒學已同畫餅捐十歲苦心爐扇
外千秋大業雪螢邊論天莫過西洋客觀國還如李
子年聞說雄藩新折桂早將經世報招賢

寄履軒幽人

聖世曾聞有逸民不夷不惠自超倫矯矯于木踰垣
久寂寂揚雄載酒頻市隱人閑環堵夕行窩花暖滿
城春華胥一國真王印始識先生非賤貧

聞議禦狄愾焉有述

東西蝦部入蜻形俄報魯人焚驛亭鐵艦破風滄海

黑毒烟迸霧大陽青頻聞定遠能投筆誰向燕山覈
勒銘伏櫪壯心猶未已案頭先對虎鈴經

又

狼子野心可測難安邊籌略一漫漫汴都歲幣千秋
恥蒙古水軍異代看富强唯使邦基固防禦不須心
膽寒方今誰具英雄眼深察事機絕禍端

朝陽病居詩以問之

形軀蒲柳病相如試寄詩筒問索居夢入謝家生草
句神通內史換鷺書爐邊綠竹薰風細枕外頽梧夏
月疎定識茂陵恩賜在金莖解渴露溼溼

半舫亭集

林樾涼飈洗暑肌鮮新爽氣與人宜松含遠勢參差
秀石露羣竅突兀奇興把全身拋酒國趣同半舫泛
蘆漪深欣里巷相隣接好使行窩此地移

琴鶴堂詩鈔卷二終

琴鶴堂詩鈔卷三

五言絕句

御調阪夜雨

山鳴夜雨來黯淡松杉影辛苦蓑笠翁獨踰羊腸嶺
青宮

潭潭宮府裏毓德福生靈日午經筵散紙鷲翥外庭
野馬圖

水草恣蹄齧不知駕馭勞何須辨駑駘禍首九方臯
題耕織圖

錦衣將玉食寧識織耕艱願表獻芹志君王留意看

御溝新柳

淡淡風梳髮溶溶水浸絲深宮多少怨繫得無流時
知足庵雜咏

雞唱天闈曉試觀日出奇旭輪跳海處火傘擘瑠璃
又

巖窠挺天柱雲興寶塔間不須勞指點他是三緣山
前川

逝者如是夫混混常不斷垂釣恐遇王鷹揚意已懶
近寺

近寺吼蒲牢翛然脫苦海金仙應恕余無限風流罪

江中對月

孤舟載孤月風露冷蓬窻臨水俄驚訝金盆倒大江
失題

黃嬾代麗色苦茗充新醅更有大真率老奴喚秀才
靜古館

靜中饒古意孤館有餘清山翠連松色竹風帶澗聲
此中佳樓

此中佳不極驅景赴樓頭村落已窮處烟鬟混海流
蘿月徑

穿薦與女蘿嬋娟山月淨行吟人不來露濕蟲聲冷

白雲扉

朝拂白雲出暮排白雲歸欲知逋客住認此白雲扉

黑墳原

厥土維黑墳山原更蒼鬱樵歌出幽林烟靄相披拂

雙峯

高僧曾駐錫秦帝遠求仙并作烟鬟色滴余窓几前

玉水簾

瓊瑤乍破碎急水濺雲根的皦簾波影驚聽雷鬪喧

嘉樹林

非是楚臣頌治生類橘奴摘來攜斗酒聽取黃鶯呼

病餘韻語三十首

泛泛且從俗矯矯自異人名應蓋棺定遮莫醉醒身

二

擁衾嘗荼毒鬘蹙骨將摧別有腹心疾欲澆熱血來

三

數笏墻下庭家僮粲洒掃露泫秋海棠嫣然對麗藻

四

懺悔少年時儻蕩擲烏兔欲收餘燼來奏功桑榆暮

五

松島嘯紅暎象洲棹錦浪一爲轅下駒無復昔游壯

六

續命憑黃奶秋窻燈火紅埋憂九地下取快八紘中

七

安得天下士落落吐心胸酣酒海樓上風濤助舌鋒

八

美人應侍側醞藉解風流桃臉插花映春葱點茗柔

九

猿郎吞海內餘勇震異域拍案叫大奇靖州稍生色

十

狂態磨不磷無術銷傲骨獨於時樣中舉動殊突兀

十一

喧闐金毘羅粲粲都人士舉投賽神錢喝采逐禽技

十二

宕山湧蒼翠致爽向吾樓相對不相厭交情耐千秋

十三

黎明支枕起繞陌賣書聲改刻諸侯譜新評三劇名

十四

久謝書畫筵時思茶花友官餘韻事宜不必論可否

十五

窻暗燈欲滅遠鐘夢正回跳梁屋上鼠鈴響女奴來

十六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誰居老爺爺聊且屈指數

十七

燥髮嫌腐儒好讀英雄傳不學一人敵運用輕百戰

十八

力疾批詩篇累篇多塗乙吟白數莖髭世無賈島佛

十九

暮夜喧如沸歌謠行道人新齣擬淨丑高麗聲逼真

二十

世重孔方兄神奇不知臭羞死逢掖徒垂涎陶頓富

二十一

青蠅爲弔客萬古少知音翻覆忽雲雨黃金交自深

二十二

市門競賣笑響遍雁鳴輿花柳春不老囊中奈空虛

二十三

掃却掃愁具滿身無一歡枯禪傲齧齧聊作阿字觀

二十四

紛紛刻新著仍舊只災梨竊抱立言志欲向不朽垂

二十五

一部卅一史誰能記胸中發爲經綸手足以應無窮

二十六

枵腹諳標題揚揚自表異逢著大方家一敗忽塗地
二十七

蟲吟夜斷續梧影月輪低坎擊嶺南鼓鬱攸麴里西
二十八

雁語千條怨月呈一幅愁難詩難畫處容易倩渠休
二十九

娑婆幻泡影佛說終荒唐聖言性道教服膺味更長
三十

大家無不有巨海受衆流寡見常多怪任他呼馬牛

七言絕句

洲白蘆花吐

一痕明月漾寒流釣客歸來霜滿洲投去漁竿初認
得蘆花遠近吐清秋

題明人清明上河圖

清明河上簇游人畫後瞬間經幾春滿目羶腥非舊
俗采薇何處有遺臣

人有談大村兩書生如北筑將謁龜井南冥聞
其發狂不覲而歸戲賦

南冥狂客發真狂笑殺兩生空斷腸可惜掌中無片

玉徒然袖手下崑岡

雪意

黑雲驀地壓城摧萬竅怒號風力迴滕六不曾容易
下先驅已遣霰飛來

遊河上

第一河流第一秋香臺宜此著騷游月波千頃夜漁
急詩思如山壓小舟

尚素堂

雕琢不加大白全茅茨越席尚天然素堂時會素心
友風捲雪濤落檻前

送月塘

滿身風露夜如何水倒銀盤盪素波獨立塘西人不
見高歌窈窕餞嫦娥

偶題

微寒簾外度東風客散高堂夜欲中黯黯春愁推不
去一庭花影月朦朧

莊子化蝶圖

悠悠萬事周耶蝶玩弄得來真大奇卻笑南華經一
部還應吟嚙夢中時

題諸葛函山富岳圖

海上蓬瀛乃日寰有人赤腳踏鼇還掌中掬得瓊瑤
屑洒作高堂突兀山

題草珮川登對州有明山圖

獨立振衣萬仞巔爾時呼吸自通天蜻蜒尾斷滄溟
濶北睨箕封八點煙

聞牟晉卿游名山有贈

富山日嶽羣帝居赤腳爾曾凌碧虛飽喫嵌空太古
雪吐成文藻盡瓊琚

豐王按摩圖

本是猿面藤吉郎按肩摩足暫避強雲龍變化須臾

裏一鼓大兵摧北莊

東坡赤壁圖

堂堂天地一坡仙手握江山風月權今古壯遊兩赤
壁千描萬畫後將前

寄廣殿峰

文房至寶煥乎文掩映翰林五朶雲更待書生投筆
後斗來金印欲煩君

雜咏

趺坐靜軒學定僧滿腔清似玉壺冰香風不斷春宵
午庭畔梅花月一稜

又

抱膝南陽且事農功名曾不到心胸縱無三顧問高
卧萬古雲霄獨此龍

殘菊

古木蒼苔三徑荒東籬殘菊耐風霜城西一士寒於
水憑杖且看晚節香

彈琴

試向春宵戛七絃古音淡泊人思眠一庭只有梅花
月瘦影清香書屋前

插花

摘蕊捻葩斗室中此生甘作迷花翁欲成一部新瓶
史氣韻直凌袁石公

煎茶

兩腋清風且未生閑聽茶鼎雪湯鳴病來久閉看山
眼細寫松濤夜雨聲

題玉蘊畫牡丹寄山陽

此是花中第一花佳人彤管寫穠華獨憐長與衆芳
伍祗合移栽姚魏家

浪華與確齋夢岳游浮瀨樓

浮瀨樓頭浮瀨盃十分春夢掌中開自非胸次吞雲

夢容易誰能吸盡來

題雲龍圖

雲待龍兮龍待雲賢臣所以待明君殷周之後劉將
葛此外雲龍曾不聞

賀正途中作

新年隨例賀儀忙何似田園樂事長陌上憧憧逢鹵
簿笑他晏御氣揚揚

爲冠山侯題女公子遺艸

掌珠弄得六逢春莫是觀音暫化身韶慧未曾聞曠
古黃金何惜鑄斯人

又

遺草殷勤諫醉翁廟堂君子愧精忠仙都俄借女才
子應爲玉樓記未工

春宮怨

喚起了鬟懶更衣黃鶯聲裏雨霏霏欲知心上怨多
少細數庭花萬點飛

捫天巢

捫天星斗爛蒼穹呼吸氣將帝座通太古巢居何足
羨翛然羽化御長風

和栗翁自咏韵

閑來事業無不爲風月最將靜者空花下開樽頻潦
倒湖中結伴幾追隨

題詩佛玉池亭

市隱何年買碧山三公不換此清閑愛蓮君已詩成
佛玩世我慙仙是頑

觀劇

看場如堵彩棚高新齣爭傳丑伎豪卷幕吹彈歌大
薩一聲叫暫斗紋袍

哭倉柏卿

誓期文海激頽波百鍊剛腸老不磨巖下電光如在

目舌鋒猶足難閻羅

畫梅

梅花風骨極清真侵雪耐寒早占春聳去吟肩看不
足孤山處士定前身

花濃春寺靜

四面花圍春寺深無人終日只鳴禽觀來淺紫濃紅
色持得閑雲淡水心

聞人談富嶽

礮礮之島是蓬萊八朶芙蓉海上開壯爾遠馭鵬鳥
背絕巔親攬日星來

秋晴

檻外斜陽疎雨收澹雲帶雁過林丘
閑花幽草點晴景一幃郊村畫出秋

醉歸

曹騰歸路踏塗泥月黑人稀咫尺迷
佳句上心停杖立杜鵑啼過石橋西

題南湖山人圖

解索披麻疊衆皴翠雲紅樹擁嶙峋
秋江一棹渾詩意中著山亭覓句人

秋江夜泛

蓼渚蘆灣撐釣艘金盆墜水耀晴江
長竿觸岸驚飛處鷗影斜斜雁影雙

祖逖擊楫圖

中流擊楫且悲吟不忍神州日陸沈
王謝清談成底事爾時賸得犬羊侵

竹花生攜酒與花至

簿書堆畔想烟霞心遠何妨郎吏家
風韻自居彭澤上有人攜酒且攜花

半面美人

一隻秋波半點脣海棠纔綻占芳春
癡情卻怕漫傾

國不把全身肯示人

陶淵明

芟盡庭前劉寄奴濁醪排悶日傾壺春風五箇垂楊外晚節黃花興不孤

山靜如太古

白雲相逐出巖間花落鳥啼竟日閑塵世茫茫渾沌鑿依然太古是青山

新年偶題

藩邸婆娑忙拜年舊來傲骨軟於綿晚歸聽得家人笑何事老爺抱甕眠

賣花翁

卷箔滿街清露涵賣花聲徹溜池南白頭野老風流業紫蕊紅英正一擔

小洞天卽事

到骨貧中趣自竒月花清福亦輸誰詩嫌舊套新開面談雜滑稽多解頤

題浴沂圖

點也胸懷異四科詠歸高興定如何孔門亦有風流事名教之中樂地多

不出院僧

一部碧巖添葛藤案前只見白雲興十年不出維摩
室悟後溪山皆大乘

新嫁娘

圓髻脂脣時樣同向人低語問家風齊眉舉案舅姑
側欲喚新郎滿臉紅

清曉卷簾

髻奴洒路不飛塵梅上猶殘半月輪卷去蝦簾坐清
曉誰何已有早朝人

醉僧

垢顏破衲一風顛拓落常參醉後禪冷視夜叉真面

目頽然不上美人筵

村醉

村醉昏昏只濁醪野人相對大粗豪荆妻新饋細鱗
膾鼓缶聲中山月高

聽隣人理箏

半捲珠簾月影移樓頭閑理十三絲輕輕撩撥春葱
手情在欲歌且止時

送人游蝦夷

瘴霧蠻烟暗北溟橫眉如一滿身腥此行定識化夷
俗好使侏離誦六經

揚貴妃圖

解道芙蓉不及人
謫仙詩句是傳神
天然國色丹青外
定識當年揚太真

酬石醒齋見寄

江左風流彼一時
歸來猶想舊相知
憑風爲問文壇上
牛耳當今定屬誰

又

青山仍舊著幽人
蘿月松風情獨真
歷盡繁華歸淡泊
久無閑夢到紅塵

游大興寺

醉題當日贊公房
轉眼經過二十霜
不改虎溪真面目
北山仍舊送青蒼

收柑

金團萬顆耀冬曦
心擬橘奴歲可支
督促奴婢收拾去
算來不抵酒家資

刈蕎麥

久推河漏麵中王
兼愛蕎花滿圃霜
收穫預期調理手
不憂山館乏餽糧

春宵有思

枕上梅花春夢清
醒來深夜四無聲
閑愁一掬屬何

事未向青山送此生

送石梅師

飛錫海西暫作家雲心自在向天涯歸來如遇杜鵑
泣應想草堂共對花

冬山

冬山砭兀聳於秋肉瘦骨竒高結喉渴筆疎疎抽不
到好將寒景句中收

大雪中從 駕獵大蛇溪上

滿山雲黑雪模糊列卒聲喧膽氣麤于狩非關般樂
事前禽何憾失三驅

春川釣魚

半篙春水浸漁磯翠荇參差魚正肥日暮收綸殊得
意和風淡月送人歸

蘆花被

蘆花如雪掩汀洲製作幽人狐白裘非爲囊中羞澁
甚滿身衣被著風流

琴鶴堂詩鈔卷三 大尾







